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二

藝文 記十

明

重榮桂記

宋 濂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蘇而襜褕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桂亦焚死翦取其枝柯為薪唯榦獨存越五年丙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蓊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燉炙津枯於內枝焦于外

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爲祥則倒豎之槐僵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筍田氏之聚枯荆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國朝洪武庚戌學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爲中牟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爲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燾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維

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藝之於庭比德之馨帕額執爰來爇我廬桂亦變枯槁翳屹然自踵至顛氣絕弗聯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敷陰正濃大化細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呶爲祥爲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奪其芳榮以契其貞天昌其家悴而復華厥兆孔嘉勿翦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卮匪頌以規

###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有七年是爲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二  
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砮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衄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笑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竒勲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

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於元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徽名爵者其爲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隕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刻真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于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

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為符璽令因以為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遂望出琅琊之後分布于江淮間至若符氏則本妣姓有扈氏子孫奔西戎世為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識又改為符符與符實夔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為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袁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醫學錄德章德懋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元善今名文昌其字為孟庸為人溫煦慈良州縣以為可用貢於朝選為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為同文局使予官儀曹時文昌承事左

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既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為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寵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涕泗雙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修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即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賤慎其昏媾辨其親疎其事為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讎今特為文昌析符符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

無它惇本也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危素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首倡士民興修學舍闡明心學以崇教化未幾民翕然應之隨風易俗囂健馴服至今號為詩書之邦向之蒙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餘澤在人尚能感念之不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乃勅書樓于廟學之後入本朝至元十九年縣尹翟公衡謀于故宋丞相馬公專祠楊氏乃以貢士莊田若干以贍師生以供祠事馬公以為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治之東高明塏爽山川獻竒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延祐二年經理田畝俱作贍學田土其後不知緣

由者每以貢士莊田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至正辛巳公之五世從曾孫同翁來為山長列其事于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于君凱言于郡守曰朝廷以貢士莊養士行之已久無害于法若何而靳于是上之于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是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為之記予惟楊氏學出于陸文安公其為樂平也實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薦也不知者紛紛然以為朱陸異學可勝嘆哉今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中者他日出而仕于時當以是為師範矣

富州蠲金紀事

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覓官迺誘湖南淘金工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寧鄉留臺居焉又募其

西漢書卷一百六十二  
五  
鄉人傅壽等穴山谿畚沙石習淘金爲業歲責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洎阮祥者實司其職然豐城之金僅僅取之不足以更費于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患苦之適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實其數久之懼其妄覺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冢墓刦取貨賄斬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培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九錢重以爲己功鄉民甚惡之而亡賴者景從日衆至三百三人焉瓊又爲之請于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既無金羣轉走饒信徽衢婺江南康蘄黃歲掠以進瓊瓊輸官而攘其贏由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二十四年行省用其言置金銀場于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于是盡檄取豐城淘金工往教習焉瓊

益以聚斂爲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九分六釐重總之爲二十九兩九分六釐重矣瓊因求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革是時豐城陞爲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它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徙業者相繼瓊亦去爲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懼其久而累己也募其邑人 德韶言于行省謂龍興路貢賦歲屬興聖宮則富州金不宜附隸撫州蓋從富州輸之龍興路爲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于富州征之延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三十餘人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焉有後而乞丐者又有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婣黨亦有窘乏至殺子女以拒胥徒之隳突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都之役于官者代輸之凡金一兩

重費至元鈔多至百廿貫總之爲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  
家者又比比有焉于是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  
脫其禍若王季常王元實等逞逞間陳于有司有司稍集父  
老議雖悉其弊然莫肯固請于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  
十有七年乃始得揭車之言行焉始車嘗言於奉使宣撫又  
言於監察御史號詔頓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賴龍  
興推官李崇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於張公  
榮及章全公岳柱而二公深哀其言於是其事乃得竟聞而  
州人數十年剥膚椎髓之害始一旦脫然矣噫商瓊不足議  
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爲意獨何  
與自昔陰陽錯行盜賊並起貽國家無窮之憂者鮮不由聚  
斂于上結怨于下此碩鼠之詩仲尼存而不去也誠使士之

居于鄉立于朝皆若揭車及授經公僖斯其人豈有知而不  
言者哉風紀之司藩輔之宰皆張公全公其人豈有聞而不  
行者哉今富之人自是無橫斂之虞有樂生之慶寧可忘其  
所自耶則于是乎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也相與刻石  
以垂永久亦豈容以自已哉故素于富州蠲金之政而重有  
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以愧天下後世之言聚斂者而學  
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諷諭以示勸懲未必非小補也全公  
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章張公河間人後終司丞揭公今  
爲翰林待制車其從孫云

###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撫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崖雙  
峙南城諸水皆會于此上游有渡曰馬頭渡峽束而水深不



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伯恭慨然曰吾先君葬梁安之山中距渡才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爲屋以待渡者息肩於此以浮圖普願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曾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其事庶幾無隳廢時也吳君之子擴以書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焉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者顧有司率急於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爲迂緩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渡之舟悍夫凶人把握

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蓋多有之雖留難之禁著於令甲而亦莫之能革嗚呼可勝歎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於此非有所驅迫而出私財披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歟乃爲書之以示來者

### 江州路能仁禪寺三門記

江州城南隅有浮圖東魏天平二年沙門祖道瘞佛舍利其中貯以水精瓶金銀鐵石函護惟謹南唐李昇時軍帥威烈公何洙迺作佛寺號曰福聖宋遣曹翰取江州屠其城寺以舍利所在獨免於兵燼天聖間賜額承天沙門智聰大加修葺尚書禮部郎中祖士衡實記之已而名師有若白雲端佛印元鐵面感宏智覺皆相繼主斯寺號爲藜林之盛政和七年改曰能仁紹興十一年龍圖閣學士蔣璨題其榜淳熙十

西江志 卷一百二十二  
四年有僧來自天台笑嘻嘻怒罵類狂易者人目爲風和尚一  
旦與僧智聰富民巨賈爲之興修事具洪文敏公所爲記宋  
亡何公所施田在鄂之嘉魚者田人因而有之寺僧祖印本  
中宗溥應辨訟于官府弗直辨有弟子曰致堯始息田訟而  
顛力造作人爭致財縣鐘之樓藏經之殿煥然興復郡人李  
貴和施田百有餘畝山若干畝今名曰福田莊致堯主寺事  
二十有七年而退休焉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以南康沙門師  
嚴學行淳備選爲住持四方學者相慕而至乃修僧堂衆寮  
百爾器備而居者始安顧田入之微食莫能給郡人黃仁歲  
以穀三百五十石貸諸田人取息以助寺僧惟惠經紀寺故  
所有田在虵口湖尾者六百有餘畝收粟以繼于是食粗給  
矣仁復以茶地若干及南郭思賢橋爲施而然鐙之費無復

屑屑求諸市人六年夏大風雷雨壞三門乃溯江至荆門玉  
泉景德寺福祐倡施者出錢五千餘緡既還寺僧德永亦以  
五千緡與師嚴之徒弘教購蜀之良材於荆值巨筏蔽江而  
下因得檜栢四百餘株以七年九月庚申經始中爲屋五間  
東西各四間規制雄壯倍加於舊官府民庶知師嚴之公而  
能勤皆出錢助之九年夏丹牖甃礮訖工使弘教至京師求  
余記之師嚴之言曰吾佛氏之門曰三空無相無願無解脫  
也謂頓空我法不滯法相不存所願耳然斯亦曲垂方便欲  
其舍彼所滯深入一乘之門而已若夫深造上乘十方世界  
一道場也十方世界一門也十方世界一佛直法身也又有  
所謂三門耶余昔與師嚴同客金陵知其清苦好修不自表  
裸觀斯言也爲其徒者宜於此有所悟入矣故因書其作門

之役而并及之

靜明書塾記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信之貴溪作象山書院以祠陸文安公于徐巖其流風遺俗久而不泯故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樹正道之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奧也其爲學也上達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兢業業夙夜靡懈使先生用於當世推之功業固鑿鑿而精實然隱約於閭巷終以老死天也非人所能爲也先生家有藏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正義廿卷其子善益自尊度題其室曰靜明書塾中設先生之像春秋嚴祀不遠數千里俾素爲之記素天曆至順間數拜先生於家所以啟迪訓誘無所不用其情瞻其丰采如孤峰絕

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凡陋德不加修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暮仰思先生之盛心若何而圖報哉先生雖沒幸而遺書猶有賢子孫襲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有欲聞先生之言論風旨而過貴溪之邑造其家拜其像讀其書爲善之意如川方增浩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被于學者有不在茲乎乃爲之記刻諸壁間

信州龜峯瑞相寺記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羣峯叢映斂焉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馮陵而臂引睨其背則橫亘峭礚如堅壁固壘冠首有堞面其前則攢巒複萼蟬聯星錯矗矗嶷嶷更相朝捧其將至也四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縈厓繚岫斗折以入環以羣山而

西泠志 卷一百六十二  
峯之得名者有二一峯曰石蜃能吐納雲氣以占雨暘其中  
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蟾作寺其下名曰靈勝至宋真宗  
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士韓公元吉皆嘗賦  
詩丞相陳公康伯請於朝更曰顯親崇福寺今復名瑞相其  
寺僧有得於其學者子瓊光應重仁事載傳燈錄其有道而  
居是山者曰晦庵光雲庵慶曹原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  
其由此出主名刹者徑山蒙庵聰雪峯螺庵肇觀其人則知  
其足以爲茲山重也國朝廷祐五年禪師從正主是山明年  
有鬱攸之變逾十年規制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禪  
師德學自代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燬于火曰此殆  
天數豈不聞成住壞空復率諸好施者鳩工掄材雄麗倍于  
他日於是使其徒行觀來京師屬余爲之記今國家崇尚釋

氏崇墉峻宇徧于京邑大者縣官作之嗟乎勞民力而求福  
田豈佛之心哉觀夫瑞相之興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貲者相  
與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孚于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勝  
足以致其徒坦坦施施而來趨焉則繼傳燈而見于紀錄者  
將相望而出余故考昔人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并刻之

### 雲林圖記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繇大庾嶺歷贛建昌之南境入邵武  
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僊遇仙之所至烏佩山  
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玉佩處過大和山小和山委蛇而走南  
城達于金谿之境其高上摩霄漢者三十六峯其中峯最高  
者曰石誰其左曰白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丘先  
生祠浮丘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

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內多有其祠焉其右曰厓山山勢起伏九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草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精能飛者意其處也山頂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礫有深潭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慘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不雨吾憫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涂麥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麥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欲曰吾惟嗜鴨肉今禱雨者必先以鴨祭麥然後得雨師嘗謁撫州守書刺曰秦龍僧某守惡其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勿驚以金槃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鄧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鄧雱集民兵追破其黨號忠義

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厓山有神童峯方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豬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祝蕃遠先生于太原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蛇奔狐時出草間蓋畏涂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獨聞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源山麓至元廿一年先大父白鹿府君繇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之室曰處一堂開窻正面諸峯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眉新畫浮于天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以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絃獨以先

父太常府君遺戒不設奕具耳蜀郡簡君天碧與余客吳文正公所爲作雲林圖道士方壺子亦愛余山居幽僻數爲圖張彥輔真人奉勅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米氏法爲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爲賦詩海內之名勝相繼有作于是有聲之畫無聲之詩悉萃于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爲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爲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而已周之彌文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爲之號末世之蔽也況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勾吳倪元鎮皆號雲林子余于三君子無能爲役敢襲其號乎間以圖求詩于祕書答祿君道夫道夫曰吾既未能即其地子盍爲記以副此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辛卯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左親戚棄

墳墓竟何爲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蚤退歸與樵夫野叢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諸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

石鹿書院記

至正六年番禺陳君植作書院于饒州安仁縣之瑄溪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于松樹日光映之瑩若膏沐而光采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爲陳氏之瑞始君得勝地于所居之近翦雜榛棘值微徑草樹蒙密地勢斗絕乃盡力攀緣睨之不百舉武而豁然平行環以羣山中爲方池鑑虛涵碧陟其顛喬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傍倚砒然如蚌蛤有石昂首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臺三石之最奇者在其東中峯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爲亭曰含光亭又西

大石園頂方跌宕若樹碑碣稍前爲上谷厓之田者曰生雲突然坳者曰雪丘窪然坎者曰鹿泉君於是即磐石之下爲書院授徒其間中祠孔子別爲山房以度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爲亭以志瑞暇日馮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曉烟雲風雨變態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願易也因其媼友臨川孔君瑛來京師俾素爲之記素聞君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踰數百年雖散處它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宗族稱之顧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游衍於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世孰有踰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而化行於一鄉遠而達於一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爲瑞莫大焉甘露之瑞斯爲之兆歟君字士周

### 梅江書院極高明樓記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推官曾公樓之扁榜則丞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實請于侯曰樓將壓矣公其圖之侯曰吾之責也迺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繼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同郡危素曰吾于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爲先務故是樓完繕于敝圯之餘諸生既具石請爲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諸中庸其義宏矣昔者曾公遊于新安朱氏之門幾廿年朱氏以純茂篤實切已致思用工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兇枋國詆排正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始少挫師既沒星馳弔哭服

心喪三年則于死生患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于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樓託意深遠矣來遊於斯者馮高而四顧山高川迴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無復滯留其胸次將與舞雩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子所謂道中庸者其亦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并以所聞者質之是邦之學者云爾

靈谷書院記

王 禕

靈谷書院在塵湖山中塵湖者貴溪之名山崇峻而幽邃最為奇勝與龍虎山相距十五里相傳昔有學仙此山者嘗見羣鹿飲湖水麀鹿之大者故山以得名由饒嶺之阿從山陟東陟有大石中判離立澗隈作門焉曰龍磔關由龍磔行數

十步北過澗兩崖壁立從崖隙仰見青天如橫石梁白水兩道迸落崖底蜿蜒數仞若龍狀曰青天白龍由澗北往東行俯瞰靈湫湫前百十步兩石偶立如削者雙劍石也逕折經石下灑迤過濯纓澗澗流至是泓渟而深冽可濯可浴過此而行稍就夷曠有雋峯出澗南峯下石室可坐數十人別取道涉澗乃至其處曰得道巖有仙者祝氏嘗居之又東過雲門隔澗列嶂如幢幃其下有石拔起數十丈綽約秀整狀若飛仙澗左羣石盤據為臺遙睇飛仙石如將迎之曰迎仙臺至是徑阻絕勞攀躋折而少南徑出臺上俄而回眄向所見飛仙石乃在下矣復東去逕益峻風泉益駛有大石約十許圍高可四五丈嶒嶸峙澗北其趾無所附著曰飛來石自是長林喬木蒙密蔽翳行二三里復有兩崖削立瀑流噴薄下



注者峽口飛泉也稍進有門曰雲雪之關入關度橋曰問津而橋北則爲塵湖矣湖東北築堤灣環如偃月曰駐鶴壇壇北有屋曰天遊庵由庵東南入桃坪溯澗流西轉澗側皆樹桃墜紅泛碧演漾可愛曰流花嶼復益西入庵中壤土甚膏潤異草莽蓊曰玉苗塢塢西行百步攀援而上有亭翼然攢岬疊巘皆在履屐下而仙都闌闔平疇遠水參錯乎烟霏渺莽間舉在目睫曰一覽亭又北經庵後上凌絕巔望彭蠡潏灑如杯雲林三十六峯若薺在地自山陟至是約行十餘里而山之峻極矣乃循來逕還庵前沿澗東行北過漱芳橋入東谷兩山相並如負宸其內則廓然以虛所謂靈谷也入靈谷而望第見峯巒旁拱清泉怪石與古樹長蘿相映帶邈然若與世隔而書院在焉書院者里人桂先生之所建也初桂

氏在其鄉最爲著姓自司空公顯於五季之世其後往往擢儒科躋仕籍詩書文澤繼繼繩繩凡十世而先生出焉先生諱本字林伯承家學之淵源覃思經術推其所得托諸述作以衛翼聖賢之道其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一貫圖金精熬極類纂道統銘等書皆能致力於前儒之所未及而自立於不朽者也故其講學茲山知道之在己者爲既重而不以世好動其慮一時學者翕然從之遊書院所爲作也書院成於延祐中爲屋三楹東爲端彝齋西爲鈍齋而講說棲息暨庖湍之所咸備焉自昔君子之爲學必居乎深山幽遐寥闕之境紛華盛麗無所接於耳目故能精神澹而志慮專而於道爲有得也宋如臯胡公翼之及平陽孫公明復奉符石公守道實相與讀書泰山者十年學既成矣故出而用

世皆卓哉聖賢之爲道者也今先生之居茲山可謂古人之爲學雖終隱不出爲世用而其立言亦足以紹前哲而垂後昆其於聖賢之道復何愧焉且塵湖之東有象山者陸文安公之所講學也陸氏之學簡易正大然與新安朱氏並立而異趨先生固繼陸氏而興起者而所學則本之朱氏爲多蓋庶幾會朱陸之異而同之學術之懿不其有可徵者歟嗚呼九京不可作矣而先生之子孟元方尤力學善文章號能稱其家自先生沒元方與其徒仍講習於茲麗澤之益久而不替何其盛哉元方屬余書其顛末故爲之記而並道夫山水之勝俾來學者知其所自云爾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所見者最勝開先瀑布有

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峯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澗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峯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邀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峯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水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枯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

惟植節砥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托名巖石永久而人不識也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瀑水盛潭遽溢積葉墜梗皆蕩滌去不留謂之龍洗潭或歲旱人來取水潭中禱龍神輒有應至今常然回坐亭陞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堙初寺僧作石雷接潭上引水至寺中給庖湏又鑿石作此池即蘇長公賦詩處也徑八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廢亦十五六予命一公葺之一辭力弗瞻也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部中又無事復約呂侯及通判羅從道幕賓徐君弼姬執中星子令葛俊德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栗不休頃焉諸公至

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瀕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于一公文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清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巖下得泉一窪以煮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攜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峯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採薪人衣白大如粟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灑灑鳴塵慮俗想蕩滌殆盡久之不能去乃造

一公所眎余以所賦詩又出楞伽經使予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郡中亂後無讀書人可以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筧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余未起應叩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盍亟起觀之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峯上諸峯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比午乃還一公間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于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即此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巖

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所手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一之居此所願圖復其舊而適此大法凌遲有志未遂幸丈室苟完聊安餘息而已公尚丐我一言以記之吾之願耳余諾之未果爲也

遊白鹿洞記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爲余言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路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橫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可用是欲行輒復止會行省符檄郡府取大木余因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兩岐由東入棲賢谷西則至白鹿洞也比至兩山勢回合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二  
嶺嶺有缺若關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其左又有石橋曰枕流過枕流則從列女廟登北岡岡上有大杉木六七百年物也有司今盡伐爲御殿物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卒指殿堂齋廬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甚歷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鳴山谷虛寂餘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南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却從洞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也不果往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書處也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爲學給田以食其徒所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睢陽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

二年勅賜白鹿洞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爲郡始斥其舊而大之又定爲學規示學者來學者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怪世之爲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輒修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爲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其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骯骯不自振不能以有爲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弊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

自建昌州還經行廬山下記

八月余自京還九月以事行郡境二日泛左蠡揚瀾至都昌縣四日由都昌出彭蠡過飄搖沙宿蘆潭五日至建昌州七

日回至蘆潭北風作舟逆風不可行八日復至建昌九日舍舟取陸而還是日宿德安縣十日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陞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入其中浴然皆作硫黃臭余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下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蠶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即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歲劉裕實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托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

罪行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既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即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旁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不存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嘗訪之東林之近有虎溪遠誓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得所謂

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以此三人實之蒲傳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有所述陳舜俞廬山記其說亦與太史同此其是非固未決者也又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峯下山勢方凝然忽石峯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峯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高若千尺范鐵爲之外包以石峯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亦與遠公社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遠不悟即拂衣去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兆則已此見矣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峯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

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羲之所洗墨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于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先生與之游甚力以故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世皆爲先生實傳聖賢千載不傳之統豈其有取於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又謂濂溪之學受於壽巖佛者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余以爲不然大賢君子於其道既有得矣其於形迹未嘗以爲累也況

先生之高致如光風霽月初無凝滯固執奚必深辯之耶及  
淳熙中應庵華禪師繼主歸宗朱夫子時爲郡亦嘗與之遊  
華公蓋臨濟正傳於大慧爲適孫歸宗雖非巨刹以屢爲名  
僧所居號天下歸宗今寺亦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余  
徘徊鸞溪上甚久日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禹貢所謂敷  
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故名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  
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爲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  
爲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爲五嶺而東北爲  
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旁薄之氣  
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昔人

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  
之勢是爲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水秀潤是爲南康當山  
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爲峯者五嶄然雄絕爲五老峯  
五老之麓散爲羣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  
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旁  
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嶂然相  
傳郡故濱湖爲治其徙置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朱文公先  
生以淳熙六年來爲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效大著其  
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  
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  
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爲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  
茲峯而南康由軍爲路由路爲府前後爲守者不知幾何人



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爲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于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爲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兵火洊臻郡治廢毀久不加理禕來同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建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之年月日也

樗隱記

清江胡居敬先生世家渝水之南天柱峯之下先廬毀於兵燹者一紀矣頃歲乃即其故址作屋以居而名之曰樗隱一日與其友王禕相遇於廬龍山下具以其意告之曰樗隱者吾之託以自志也樗不材木也無所可用是以能終其天年也吾聞之莊周氏云禕聞而疑之曰異哉子之託以自志者何其非類也夫世之所重者材也而樗乃以不材稱材之所貴者用也而樗獨以無用全樗奚足道也先生之起家也爲名進士歷官也爲名御史謂之不材而無用非余所敢知也而欲託於樗以隱稱烏在其爲知類也且莊周氏之論樗也謂不材而無用故得全其天年此尤一曲之談非通論也木之材美者無如榱楠豫章矣苟其產乎深山絕谷之中雖閱百千年匠石不覩也使樗而植根官道之旁曾不拱把其不

天於斧斤也者幾希而謂木之爲樗者天年獨全焉無是理也彼莊周氏者蓋徒悲夫世之人因材以爲累不若不材之爲愈故爲是有激之言然獨不知不材者固亦有時而不免爲尤可悲也夫材既爲人累而不材者又復不得免然則將自處於材不材之間耶曰非然也材不材之間似是而非猶不免乎累者也嗟乎處於材不材之間而猶不免於累則凡可以爲累者獨材之罪哉雖然余也亦嘗聞於莊周氏矣所貴於有道者以能不物於物焉爾不物於物者游乎物之初而物莫能爲之損益也物不能爲之損益矣又奚材不材之論哉今先生之學固內聖外王之道也豈其不出於此乎夫苟出於此矣則其所造者人將孰得而名言之先生矍然曰噫子之疑我者誠是也吾其釋然矣抑子之所聞政吾之所

有事焉者也而子能言之盍書以遺我因以記吾居也遂書之以爲記

### 說學齋記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朴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間謂禕盍爲我記之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於說尤不易言而禕顧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於儒先君子者爲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於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錄諸子百家之述作抑又過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德先後本末無不

於此乎在焉不學則已苟有志焉可弗博究詳察而致其知乎致其知者思也思則明之於心矣既思矣必見於爲見於爲者行也行則誠之於身矣蓋吾身萬物皆備而吾心又廣大精微無不具焉者也心以思之身以行之思之至則窮理矣行之至則盡性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賢之道如此而已在易乾上艮下之卦其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天在山中心之體也前言往行而多識焉思而明之於心之謂畜其德則行而誠之於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茲非學之極功歟然至於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於自得始足以身說說在於中則油然以克克於中則形於外矣孰得而過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效歟先生德行信於人文章名於世見於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禕不佞輒誦所聞如右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爲然則禕也將圖以自淑其躬云

### 文丞相畫像記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即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亥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

公在潮州被擒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死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道愴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愈堅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甚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宋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功烈顯榮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得一人焉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效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繫於天下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是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曆具悉其不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感憤歎息以爲忠義大

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觀其面目嚴冷生氣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嗟乎彥章固爲死節矣揆之於公猶有可議者使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之則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雖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歎息而希慕焉者尚得爲有人心也哉畫像爲鄧某所造今藏袁泰氏家云

### 崆峒山房記

崆峒山在贛郡城南二十里按寰宇記一名崆山山多林木果實一郡資之雖名崆山而出物倍於他山也山之勢巍峩龍從而其支岡有北出者章貢二水夾之以馳屬於郡治故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二  
堪輿家謂崆山乃郡治地脉之母云劉君宗弼世家郡城西十里其曾大父蒼崖先生乃遷於城中孝義里嘗建精舍曰登雲聚書其中集師友與子弟而講學焉逮其大父伯父皆世以儒學名至宗弼益以其學自奮擢至正辛卯進士第有元顛人之第進士實自宗弼始宗弼之居南望崆峒近在目睫故讀書之室因名曰崆峒山房及出而仕今昭代歷官成均由博士爲司業尋持浙江部使者節所至即以向之名書室者爲所居之扁焉曰吾以志鄉土之思也間嘗俾余爲之記余竊聞之君子之爲學學乎聖賢之道者也聖賢之道成已成物而已矣是故不有以成已則無以立其本不有以成物則無以措諸用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成已之道也及推而至天地位萬物育則成物之道也然自一己以對天下本

未雖殊而非二致由下學而底上達精粗雖異而皆一理故曾子之說自格物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之言自本諸身以至於建諸天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悖不惑孟子之論自可欲之善有諸己之信以至於不可知之神大抵先後雖有叙始終則無間知之矣而必至之以不止體立矣而用必有以行之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今吾宗弼之所學固聖賢之所爲道也方其學之於家也其所受於父師者豈復有外於此哉今也出而用世殆即前日之所學者推之成已成物之效庶幾其可驗矣乎余也於聖賢之道亦固夙有志焉者也自與宗弼定交京師且六年相與議論蓋亦數矣今復舉余所聞以爲言者誠以爲學之道貴乎講貫舉其指要而復言之固所示相好之厚也若夫崆峒之奇勝巖姿壑態朝

夕四時之變足以資人之玩賞則世之工於文辭者當能抽  
秘騁妍而爲之咏歌非余之所能知矣

紫霞滄州樓記

劉崧

昔許仙之祠曰鐵柱觀直豫章闔闔中神居尊嚴深宮高墉  
如在天上然周限通衢雖寸地無容於闢其西廡爲道寮鱗  
次櫛比又市賈區列其前龐雜喧囂特甚於是頤真堂有德  
昭左鍊師今提點玉隆者題其樓曰紫霞滄洲而後是宮之  
元境勝趣翛然迥出乎埃壘之表矣君嘗請於前宣文學士  
周伯溫氏書之而屬余爲之記余來豫章數過左君而登斯  
樓焉樓之位置前與鐵柱亭對峙深廣不踰尋丈而踈明洞  
豁金光玉潔上軼元景下隔煩囂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則  
君之名斯樓也有以夫夫霞者陽日精氣之所騰而滄洲則

羣仙之所都也陽暎欲升海色嚮曙清華之氣蒸而成文其  
可即而攬之乎彼臺觀風物珍竒盛麗而茫茫海宇去人萬  
里則亦善言仙者之所寓也古精鍊長往之士遠矣千載之  
下雖志氣高朗如太白者猶不能忘情於仙遊之想矧寄迹  
老子法中而嘗遊心於高明之境者乎蓋嘗與君遠引而周  
覽其東則梅仙彩鸞之舊宅其南則龍泉太阿之故墟也其  
北則龍沙之蜿蜒宮亭之浩渺其西則洪崖天寶鸞岡鶴嶺  
之所會而亦旌陽之故宮也其雲霞絢煥朝升而夕燦若旌  
旗之自天而下若神劒之燭天而光發者今猶昔也而洲渚  
島嶼迴泐出沒於帆檣花木之區蛟龍霧雨之鄉凡可玩可  
挹可嬉可遊者將一俯仰而得之軒窓几席之上矣寓言云  
乎哉風清月白之夜子吹簫其上泠然金石之音老仙來歸

視其故宇目滄海之揚塵慨雲霞之變滅將必有鳴飛珮騎  
麟鳳而往來於斯樓者君其俟之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  
省者凡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  
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於江西者十有一而吉安爲上郡  
州之隸于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爲縣衣冠絃歌  
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進士題名  
者逮我元乃未有錄焉非缺歟粵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  
丙申通十有四科垂五十年由楊景行至某得十人焉或第  
或否或甲或乙或續或絕其姓氏年月咸可考也其始下第  
於春官者止許再試其或授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

者通得爲正長而鄉試復取額外優等爲諭錄者則又至正  
癸未之新格也科凡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興而益  
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某以晚學實忝斯舉顧題名  
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考撫次第而論於衆曰惟士之所  
以學於家舉於鄉而貢於天子之廷者若是其艱且重也將  
不曰經明行修已乎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源而有  
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識其人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  
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爲泰和作也

窪泉記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  
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於樟洲上下  
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衍夷而

平曠疇壟彌望水下激成崖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塌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雨時止水灑灑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滌地骨山露陂陀盤辟輪囷突兀中路兩崖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磔磔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龔土絡間日刮月剝遞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白圓者若盤杆虛者如鼎鑊旋轉如碾渦敲瀉若瓴甌鏘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磧之兩腋磧墮而旁垂穹窿搜抉捲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煦沫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綆瓊刀飄風射虛以合注於磧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喏若敲甕然四圍周環高

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者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駢赤赤者朱殷白者凝脂湍激波撞下空旁隙爲燕窠爲蜂戶爲蟻垤爲羊胃爲穀紋爲錦綺爲金鎖甲爲鍾乳滑潤磊砢嵌巖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中水旋於窪若走敵赴捩然乃折而蛇行渟泐爲坎者再又西北行循州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丁未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丘弘道步於其東原寓舍之西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爲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崖步嬉已翛然有濠濮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於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崖半時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笑語



響答如在盎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焉余弟埜爲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爲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爲巖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防之遏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抔飲茲泉合尊壘之體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泳於斯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於是洲之陰而未嘗一日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

者因爲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其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仙人修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名曰觀音巖有石像石爐敲傾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走壇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族有蕭君鵬舉獨怒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以北巖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戊辰具蕪幣潔粢醴望巖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巖下鄉民聞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巖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二  
三  
隧望見雲氣自西南稍稍來合雨數點灑浙過將抵廟山復有黑雲如車蓋起巖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巾淋漓泥潦中不敢去自午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塍路漫不可辨禾鮮翠挺挺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稔君則曰繫仙靈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未相率翦綵爲金幣爲幡幢復結草爲車輿亭臺作鼓吹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爲牲酒賽田神因以勞賞從事者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賜君獨歉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館中見其報之之勤而益信其祈之之懇也又聞自蕭氏之禱既應凡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夫位無崇卑事無大小惟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者不知盡已顧乃屑屑焉以求

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北巖禱雨記

世綵堂記

世綵有堂萬安百嘉李朝玉氏之所作也後若干年其子永道始來求文以爲記其言曰昔我先人之事吾祖母劉也當有元至正己丑間吾祖母年九十有五吾父年七十有三吾祖母凡三膺高年恩帛之賜先人築堂以世綵名之上以侈君之寵下以榮親之遇焉不幸吾祖母與吾父相繼逝而堂亦燬予惟哀斯堂之不得以永存而痛先人之志不得以白於後也嘗營故址而復揭之庶幾吾先人之志哉先生幸賜文以勗之吾子孫將永有嘉賴焉余惟自昔高年束帛之賜侈矣而皆出自上命非人子之所得私覬而倖致之者也然有可得而盡吾心者焉何也昔老萊子之孝養其親也年已

七十矣身著五綵斑斕之衣戲於親側欲親之喜其意豈不以吾之方孩也吾親嘗悅而愛之至爲之衣綵以爲戲今不惟吾親之既耄顧吾昔之幼而壯壯而老亦繼及之矣吾親視吾之及於老也寧有不動其心而傷其懷哉於是爲之戲綵爲之匍匐而啼使吾親忘已之老而爲之悅焉推是心也則凡可以致其親之悅者宜無所不用其情矣詩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夫親之所以愛其子者其始固若是其至也則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不致謹於衣服之間以著吾悅親之誠哉禮有之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夫純者緣也父母存而冠衣之緣或素是以不祥之服事其親也以不祥之服事其親豈悅親之道哉綵飾之小者猶且不可而況於身之所衣者乎知緣之素不可以事其親則凡衣綵以悅其親

者宜天下人子之心之所同欲者矣且李氏之先多壽考長者其名堂以世綵則朝玉始朝玉固將以示其後之世也今由永道而視其子若孫又三世矣則世綵者豈非李氏子孫之所當盡其心者乎使後朝玉而興者皆知悅親以盡其情焉則由是引年以上膺自天之寵者又豈有窮已哉或曰世綵名堂本宋中丞廖剛之所名也當時諫議陳公與天下賢士歌詠之朝廷嘉之何李氏之更蹈而旁襲也余曰不然凡孝子之欲世其綵以悅其親者皆然也亦皆人之親之所願樂而見之者也豈廖氏得而專美哉是爲李氏世綵堂記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

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往教以瀆其  
分者矣贅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修於下乃有棄禮而隳其  
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脰之修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  
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大且重也如此可不謹哉國家  
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  
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于郡縣之學者又爲之度地量數  
俾各社各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  
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莫  
辨而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一槩驅而納之防範穀率之  
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易業爲工  
技爲商賈遑遑然望學舍畏而去之者矣朝廷知其然乃即  
凡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民之自便夫謂之自便

則其學與否一聽其自爲而不復以官府律之德至渥也或  
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長谷雖人烟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  
罷止之迄十百里目不覩青衿之飾耳不聞絃歌之聲豈理  
也哉前國子學錄蕭君子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學四  
方嘗讀書武山入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太學官  
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俊而秀者既三年而其親且  
老矣君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三四上乃得請及  
歸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而尤慕君昔之教太學  
有成也乃相率具贄修弟子禮日于于然以闖其門君拒之  
不可則相與謀結茅以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爲之備者明  
日里之士蕭君鵬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  
之乃即君之居傍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于

汶溪亟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爲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伯衢兄弟聞而躉之又爲之助山木穀粟若干俾相其役越明年庀工告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君即以前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爲書扁刻而揭之而具狀介其友鍾舉善來請記書塾在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良而面坤爲屋凡若干高深廣各若干中爲正堂朔望率弟子員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來學人前爲正門門外爲橫道道東西榜以攀桂凡槐柏桂竹榆柳之屬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蕭學文也

南豐縣治記

王澄

南豐自陞州幾百年州之賦爲石不過萬四千戶不滿三萬雖曰州其實邑也然民頗知服農畝僅以衣食自給歷年既

久生齒日滋村落綿亘邑屋櫛比民不知兵歲在壬辰兵革忽起閭井焚蕩越六年壽光裴侯彥直來守視事二年而譙樓始克復舊已已秋八月閩人受攻急乃以偏衆來侵州爲緩師之計樓復燬官舍內外蕩然惟儀門獨存吏即之以爲治事之所明年正月漢陽程侯瑞來莅事徬徨顧視因諭於衆曰凡官守所以出政令督賦斂以理乎民也不謀更始曷稱具瞻乃捐已資市材於素產之地揆日鳩徒首創公署其左幕長之司其右更衣之次列兩廡爲吏舍不三月落成繼治其後爲步廊如前之制又明年作後堂橫敞洞達比舊制又亢爽是歲冬即樓之故基增築更甃高廣堅緻乃爲樓重簷復棟壯麗有加於前於是聽政有所宴休有齋譙樓下漏以警昏昕邦人稚耄易其觀聽莫不曰吾儕小人徒聞斧斤

之聲而不知財之所自出力役之交作而民不知告勞是孰使之然哉先是凡州有造作有司稽其版籍之竒贏吏胥並緣爲奸以甲移乙民罹其害不可勝言今侯不資於民孳孳焉不遑朝夕視之若樹已業欲以傳之子孫然其用心爲何如哉侯爲政廉謹不以一毫之私自黷凌晨治事日晏方罷隨事剖析庭無留訟他如飾館舍創郵亭造浮梁以便涉新坊巷之顏文廟醫學漫漶者增以鮮朽腐者易以堅不急之役未嘗妄興威行愛立政清事舉可爲循吏也已宜書

灞峯祠堂記

貝瓊

一氣既裂而有文其所以開物成務莫備於四聖人之易故爲五經之宗自孟子沒歷漢至魏講易如王輔嗣者固未盡其旨宋周子得穆伯長之傳而太極圖通書作焉後二程洎

邵子張子繼興故有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蓋皆本諸易而爲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闡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間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爲表裏而辨釋老之謬妄者此書爲多考亭朱子於太極通書西銘有註其餘則未暇及也番陽沈毅齋先生因爲正蒙解以備朱子之未備而王禘樂器乾稱猶缺元德興丞上饒鄭君復初補其三篇新安胡公雲峯序之亦既行於世矣及聞南昌灞峯朱先生者深求邵子內聖外王之學既老著書凡易說禮說皆發前人所未發至於正蒙且病其難而釋之豈亦采毅齋所註而損益之歟嘗欲購

求定本以觀其異同得失時猶闕而未出洪武七年秋子善來京師試補南昌文學學掾獲見於成均因出所述灋峯行實始末示余復求記其灋峯之祠焉按灋峯爲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弟四人長雪澗次碧泉月澗而洞雲最少雪澗以文章顯於時洞雲與之齊名灋峯又純正而弘博其著述雖世無知者將待子雲於他日矣嘗命善集其所纂而繼終其未成者善亦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灋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澗以明其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嗚呼易在造化固無言也而聖人言之遠世降俗媮人心益晦邪說日滋非有卓然立言之君子會一心於古今則弘通易簡之法仁義中正之歸不亦隱乎此諸子之功爲甚大余不得不歷稱之也抑張子既出正蒙以授門人且曰其觸

類而長之吾固有望于後之學者毅齋爲能發張子之蘊矣若灋峯究先天之學而餘力及此益見理愈索而無窮所造何可及哉祠之於鄉既合於理而善復不墜其業有光於雪澗洞雲尤足嘉者故爲記俾刻諸壁云

撫州府學應門記

揭軌

禮莫大於分昔者先王議禮制度所以明君臣之義正朝廷之禮定宗廟之制也君臣之義明朝廷之禮正宗廟之制定則大經明於上而教化行於下矣況學校者教化之所自出君子爲禮以教天下孰有先於學校者哉撫州孔子廟本晉王右軍故宅有墨池在焉唐刺史危全諷所立廟庭之南爲重屋則端平度御書之閣然非制也爲郡者昧於大經莫之改作洪武二十有二年閩海潘至善以地官小司徒之屬來

守是邦侯清忠以法吏寬惠以愛民謂為政所急者莫先於  
典禮明年二月丁酉祀事既修侯端冕以入祭于廟既祭惕  
然曰深惟歷代褒崇之典未有尊於孔子禮樂文章上同三  
代之王故宮廟之制亦倣而依之不得有異今廟庭之南不  
立王者之門而為重屋豈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意哉吾為  
政於此大懼無以稱上意撤而更之吾之責也退與博士諸  
生考古之制皆曰周制王之正門曰應門觀春秋所載魯立  
雉門衛立庫門諸侯之國未聞立應門者則應門者王者之  
門也立應門于孔子廟庭尊聖人以王者之禮也孰曰不然  
於是徵工僦功改作正門於廟庭之南東西七間凡二十八  
楹總其木石良材之用八百堅甃之用五萬五千應門既立  
列戟於廟庭從王制也然後周視學宮上棟下宇之撓折者

易之右戚左干之破缺者治之黝堊丹漆之漫漶不鮮者則  
加以繪藻是役也民不知勞工以用勸經始于二月丁未落  
成於十一月壬子於是釋菜於夫子禮成訓導危琬以新作  
應門來告願刻金石臨川自南渡以來守臣之智不及此未  
有能更之者而始正於今日豈非有待於明禮君子乎應門  
之立也有以見典禮行而王制定道德一而風俗同其所係  
豈不大哉吾黨小子仰宮牆之高瞻廟庭之美得以由乎禮  
門義路使成德達才卓然特出為明時之用然後有以副天  
子取士之意不負潘侯興學之心矣故於應門之成也刻辭  
於石永著終古

拜虎岡記

陳善

包實夫瀘溪人也世業儒魯伯先生其父焉明經力學事親



惟謹嘗以文行著於鄉故爲受業者所賓禮洪武元年館於  
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由故塗至厚嶰忽值一虎  
突其前實夫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  
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其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  
踞乃語之曰汝虎也爾得無啗吾肉殪於汝吾復何憾然吾  
二親俱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肉苟虎食終還於汝  
也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舍而去嗟乎虎惡獸也何人  
心之有惟其父子之仁耳故人之遇虎鮮有得生者然獸之  
仁由人以感之況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實夫遇虎而不傷正  
色以待之豈非視生之如寄死之如歸歟抑孝弟之至而有  
神明祐之歟則物吾與也孰無人心之謂哉予故傳其事以  
爲事親者勸

贛郡靈山廟祀記

陳繼先

贛郡城東北有靈山廟凡大札大裁禴禳祠禱焉以神司善  
惡之應也廟創於後唐應順間迄今四百餘年民事神如祀  
其先地本贛陸氏所居故址有陸平遠者雅誦道家書雖寢  
食弗輟有異人造焉善相其地之宜謂其居弗利因爲厭之  
迺搏土肖像以遺俾祀焉授以神水愈厲疾因忽不見由是  
靈異日著周顯德中祠增創崇麗若帝者居陸氏子孫甚夥  
世掌祠祀弗替歲時則合其族以展時祀以盡敦睦之道祠  
宇或遭兵燹頽圯陸氏暨贛人先營之不敢後祀事載麗牲  
石歷歷可考洪武乙丑平遠之裔孫陸仲車氏以進士拜監  
察御史與予同寮道其事頗悉謂贛人事神且久至我朝始  
登祀典歲則官致牲幣行禮祠下益敬以虔民心翕然嚮仰

祠宇之撓蠹低壓族之良者復鳩衆力完舊而圖新之殿堂  
門廡黝堊丹漆光溢人目而未有記宜書于石俾來者罔敢  
墜厥緒既而其兄仲行又以狀來請予辭不可祭法曰聖王  
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非能禦  
菑捍患乎不然民之敬神何若是其至也況善惡之報神實  
司之豈徒疾病行禱而已所以陰翊王度潛淑人心於不言  
之表尤非細故則神之載祀典固非苟然矣嗚呼天典民彝  
既壞人心之存或因於神譬有人焉行如盜跖衣裳冠冕所  
不能化刀鋸鈇鉞所不能怵父兄師友所不能導一旦過祠  
則俛首喪氣蕭然如不勝衣若神之臨乎其上改行不敢爲  
非義者有之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豈二乎哉誠  
使贛人因事神以啓敬畏鄉有父老率先子弟修其操履行

誼質諸鬼神而無愧神之聽之將福之佑之不暇況有大札  
大裁之禱乎此朝廷事神治民之典所以錫福於贛人者在  
是陸氏世萬子孫沐神之貺亦寧有已哉迺作迎享送神之  
曲俾歌以祀焉辭曰陳瑶席兮湛清醑繽紛兮靈起塗風  
爲馬兮雲爲車胡之弓兮秦之盧繡衣濯濯兮龍文裾流蘇  
高張兮紅氍毹戈甲生火兮神兵趨傀形殊貌兮聲飄飄倏  
而來兮忽而徂佑我民兮矢弗渝梗神化兮神所屠羌好修  
兮神所譽我民報祀兮無怠厥初

重修陶母墓記

張九韶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爲晉太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之葬  
也按淦縣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亦載湛氏  
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

志又云南唐徐鉉嘗爲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曆中吳中復爲宰于此亦嘗序其事以爲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曆中有碑亦廢則是昔人固以墓爲真跡矣然臨江未治郡之先新淦屬廬陵治在今清江鎮之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紫淦淦水出其下縣之得名以此隋開皇間李子樂爲新淦令以縣去郡遠請于朝始遷今之治所以墓之葬縣未遷或者又謂墓在新淦之舊縣則今之清江鎮新興觀前江岸水齧故址不存蓋不可得而考矣姑即今墓所在而言之是墓也當闡闡之間直衢道之左其地縱廣可二尋有半舊有亭而無扃鐃且湫陋弗稱甚非所以安體魄也洪武乙巳春嘉禾楊子山來宰是邑曾未期年庶事以理一日過墓所仰而眎之則棟宇傾頽而瓦礫穿漏也俯而眎之則甃砌缺裂而蕪穢全集也

歸語同僚曰爲政之道當以樹教爲先務且以陶母之賢而葬于此宜後人有所企慕而興起焉者矣今其亭宇凜然而將壓可不及吾世而一新之乎于是捐已資購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爲屋十楹護以欄檻級以石階又累甃增培其墓而牆其四周且加堊焉經始于歲之庚午八月壬申訖工于其年冬之甲子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礮石以記其事而請文于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于傳記者人皆得而知之也爲政者誠能以風化爲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爲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國何患乎無人材之用而天下之事惡有不理者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於世教不亦大乎請以是爲記

袁州重建衛治記

譚九齡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爲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爲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韋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領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閩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會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爲兵二侯閱其壯勇者二千

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分爲左右中三千戶所自是兵勢益勝迺新政令增城浚濠築飛樓營串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旨命王侯領南昌撫州永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入獲其渠魁餘黨就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行侯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烟塵廓清年穀屢稔士飽而馬騰二侯乃謀曰國家以闡任分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湫隘弗稱觀瞻宜改作焉迺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爲治事之堂堂之旁爲贊政之幕後爲重堂以備籌策最後爲旗

西泠志 卷一百六十一  
燾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廚神庫宰牲池在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爲曹門門內左爲鎮撫廳右爲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用之室無不備梁棟戶牖丹雘輝煌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于七年四月落成于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二侯捐俸以給之分職田所入以膳之作而不書何以示將來遂伐石以記

醴溪記

梁寅

醴溪在蒙山之陽十五里其南北皆連山水貫流其中北山之西曰堵山其次曰菰峯又次曰紫雲峯其下爲靈峯寺正北有三峯森立尤奇秀其東曰神峯吳將軍之祠在焉又東有岡迴抱曰鍊岡其南山之西曰石門兩峯對峙巨石如虎蹲其次曰大金峯大金峯而下綿亘若屏然至其盡處與鍊

岡對中有圓阜突出水上兩山御之若龍之爭珠者居人名之曰珠堆當石門之下爲松池泉出其間實如井者三四其味最甘釀之以爲酒醇醲異於常以爲糜雖白粲而上凝赤色食之若飴蓋泉之尤美者也其下流爲溪演迤東注溉田可五六十頃居溪之陽凡百餘家而吳姓者十之八九世耕且學多淳質故不徙其業不輕去其鄉予家在菰峯之陽松溪之上曾大父繇分宜之湖澤臺而徙於是里之名舊曰裏收長老相傳云里之田極膏腴歲常豐收故古以是爲名而其爲士者或名之曰裏溪予以溪之泉甘如醴故又更名醴溪云嘗觀夫民戴仁而履義負陰而抱陽其生一也而其水土之異則質性亦殊是以君子慎其習焉吾里之俗淳厚且多秀異之士固地氣然也使居是里者父飭其子長率其幼

去華侈之尚守勤儉之規革狼悖之性崇禮遜之美以是溪  
爲仁里而人皆有士行顧不係於習哉吾將見後來之才俊  
益多而地靈之所鍾未艾也故記其山水之槩以示里之子  
弟使知有所本且有所勵是亦善風俗之意哉

### 凝室記

余爲草堂於石門之下菰峯之陽其中室南嚮而虛明日宴  
坐於是以觀萬物之理以稽千載之故愛是室之能佚余而  
不受夫世好之汨也因字之曰凝室或覩而笑之以爲怪則  
從而析之曰凝之言定也聚也成也在古有訓曰凝於道德  
之修也曰凝於神志之顛也觀是室之前肇於鴻蒙而成於  
富媪者山之凝也䟽於開闢而豬爲淵池者水之凝也雨露  
以萌之風霜以凌之草木之凝也巖谷以洩之叢翳以結之

雲靄之凝也當舒霽之時臯隰光華而巘嶸綺麗陽暉之凝  
也吾頤性乎吾室閱元而貞究剝而復其外廓然以寂而其  
中夷然以寧凡世之得若失也榮若辱也忻若戚也歌若呻  
也登若墜也抗若抑也概乎勿以滓吾之靈臺吾事吾天君  
吾官效職百爲循序群邪退黜至正默守譬之寥寥之鄉老  
而休者遨遊嬉戲狀如小兒於市井之紛華恬然而莫知也  
斯非所謂凝其志而逃其累者乎或曰凝子之志其槁木矣  
其石人矣答曰動非無靜靜爲動本靜非無動動爲靜應周  
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吾之凝其志主乎靜焉爾而  
謂其能不動也哉余既以是記之牆間將乞書其額於劉君  
仲修而懼其亦以爲凝也故錄以告之

### 寒泉琴記

清江蕭氏德章蓄古琴三一曰玲瓏一曰廣寒秋而其曰寒泉者乃其最所珍愛者也德章之舅氏新昌胡君鼎實號元陽先生博物君子也少壯時久宦留燕都縉紳多與之遊迨今朝徵用爲尚賓館大使君精於數學解音律而尤好琴時以鼓琴侍上上甚重焉及奉詔求賢南粵道過清江以寒泉之琴遺德章余比嘗過之出示其三琴因拂拭寒泉爲余鼓杏壇之操余雖不解音而聽之洋洋然知其聲之清妙而其製之異於今人也余嘗謂琴之見重於君子者非徒以其鏗鏘而已也蓋琴與瑟配異於衆樂而列之堂上其聲平和而非怨悲也其調雅淡而非繁促也其曲皆祖乎聖賢以之寫心暢情而非荒耽鄙俚之辭也故善琴者必其入之心體廣大志慮冲遠矚然於塵滓之外超然于聲利之表故其本

之於心發之於指莫非大音之妙也舜之解愠阜財文王之處險如夷仲尼之樂天知命皆藉是物以陶其憂思而已爾余在京師聞諸趙翰林之孫彥貞曰吾大父有松雪之號者蓋其所珍之琴曰松雪故以名齋也今德章愛是琴亦將結茅爲亭而日鼓琴其中于以養心于以娛客若然者非唯曰彰舅氏之賜也蓋心得其養則衆欲不萌萬物不干欲爲賢人君子此其一助也因爲之歌曰寒泉兮泠泠韶護之遺兮澗谷之聲寒泉兮瑟瑟以潔吾心兮以浴吾德山中朝夕兮唯泉之聞乎耀七絃兮目睇白雲心悠然兮寡所親空桑奏兮遐思乎古人夫古之所謂琴曲者亦莫非目之所觸心之所感形之辭而著之聲也德章於爲學之暇靜處之時心如泉渟慮若冰釋必有以復見文王尼父者蓋於是而得之

西園志 卷一百六十二  
叢桂軒記

徐氏世爲臨江著姓其居叢桂坊則尤著者也徐君東璧憫其故居之燬結茅爲堂取坊之名以名其軒郡人梁寅爲之記曰叢桂徐氏號稱文學家而其顯者莫顯於西園先生在宋紹興中西園之兄首擢進士第至淳熙中西園又暨長子全升焉開禧之初其次子又繼焉前後之舉姓名相耀甲乙之第長幼並列時以爲難而後莫之及叢桂之名坊者以是也西園雖爲名進士而恒薄簪組之榮耽林園之趣閑居著書恥于躁進惟其祿利之約於已是以福澤之行於後比之叢桂宜其植根之固而垂蔭之繁也東璧西園之曾孫也而能念嘉樹之如存思封殖之不倦當世異事殊不以紛華爲心而以栖遲爲樂訓飭其子孫於一門之內自爲師友亦猶

夫前人比之叢桂又宜其植之相繼而蔭之不衰也寅聞之古語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君之家繇叢桂以來二百餘歲矣而繼繼繩繩代有其人保其宅址猶昔也食其田疇猶昔也繇是而讀其遺書紹其清風又豈不如昔也哉君之子若孫固宜思夫昔之時雖殊也而此德不殊年雖易也而此心不易昔之福祿固可期之也况叢桂之植而期之十歲之後豈不猶易哉以坊之名而名軒吾知君之望於後人者意至切也西園諱得之其兄諱夢莘其二子曰筠曰天麟

梁氏書莊記

余山巖之士少好文籍迨乎中年稽古益久窺道頗的則又因多暇而好論著夫躬行之士不務於立言然恥沒世而無



聞亦往往藉是今朝之初共承明詔陪諸縉紳議禮制獲觀  
太常所藏書迨歸田野十五六年之間索居無所爲因思託  
之言以傳來世前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  
以爲一謂之易參義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褒貶或過乃  
因朱子之言唯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及歸老之後於  
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畧謂之書纂義於禮記也  
以其多駁雜唯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於周官也芟剔  
其註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註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  
而申之謂之詩演義又稽之經史以待策問謂之策要凡羣  
書之言則取其精粹申以己意謂之論林憫時俗之失則縱  
論古道略示勸戒謂之耄言憚諸史之繁則撮其大要易於  
覽閱謂之史畧復嘗類集古之格言芟取其要謂之類訓是

諸書或刻之以傳或繕寫以藏暨凡所得書皆聚之一室故  
號書莊焉蓋曰家之恒產寡薄使子孫能守是莊亦足以贍  
生非徒夸其多而已也凡人之生世必有裨於國必有益於  
民故爲公卿爲百僚爲將帥爲守宰又其下爲胥吏皂隸爲  
農工商賈皆不徒衣食必資其心與力以爲衣食焉吾爲士  
者乃衣食於人心不勤力不瘁非敝民者耶所謂莊者田舍  
之稱也杭稻菽粟之所藏也吾無田以獲杭稻菽粟而所藏  
唯書子孫守焉無租稅無科需而學之成也又足以應上之  
求贊時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孫而不立產業所藏唯書乃所  
以深念夫子孫者嗟夫山之爲石者有銀之礦而綠生焉有  
鉄之礦而朱生焉然則家之有書而後嗣之能學亦理之然  
也若夫有書而或怠於學者人也學之成而祿不及者天也

爲子孫者又當盡乎人而聽之天可也梁寅記

蕭彝翁祠記

夏霖

天地間絪縕磅礴之氣升降上下凝合而爲人體全理具知愚同之豈有彼此之間哉及乎疆域既分星土攸設表之以崇山界之以大川封境殊而地氣異於是而美惡分矣故魯之多儒齊之多詐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習以地移俗與時變耳濡而目染上行而下效民風土習惡得而齊一哉惟我廬陵山川之秀甲於江右大忠大節實生其間至丞相信國公而愈盛當丞相未第時指忠節祠而言曰沒不俎豆其間者非夫也卒以死節爲宋三百年有天下之光宋之待士豈獨厚於廬陵哉而光明俊偉照耀簡冊惟廬陵爲然良有其故也於戲孰知丞相而後又有貞節其人乎貞節先生蕭彝

翁幼而孤事母以孝聞長而力學書無不讀以聰敏聞嘗以御史薦爲建昌州學正又以詩經中江西鄉試乙榜復爲贛州濂溪書院山長世亂兵興贛長奉旨爲江西參政領兵平袁州辟彝翁參謀共軍事贛兵至吉未幾而汚兵亦至參政遁去彝翁嘆曰有城而不守非忠也遇敵而弗戰非勇也我則參謀也何面目見天下士乎即日投學宮井中不死或出之三日不食爲書附其婚羅岳曰男子之貞猶女之潔一有玷缺萬善難雪我則死矣竟赴井死郡人義而哀之葬之讀書臺側時至正戊戌五月望日也嗚呼先生何其勇於死歟壬辰之亂綱常淪斁事有不忍言者而從容就義視死如歸惟先生一人雖其在軍事功無可紀錄而勇往不顧至於再入井而不悔此與欲蹈東海者何異而或者猶論其可以死

可以無死是蓋不死之人恥其無死乃反議死者以掩其惡  
祇見其不知恥之甚也事久論定而先生之高風勁節不可  
及已學之士友相與言曰先生抱道守正足謂之貞以死徇  
義足謂之節遂謚之曰貞節生而在忠節之鄉死而祀忠節  
之堂一坏之土托乎宮牆是足以不朽矣雖一死其何傷先  
生名生以字行吉水螺溪人宋殿中侍御史定基諸孫父焱  
龍宋國學上舍配李氏無子歲時奉祀者門生子壻云

孝節堂記

張宇初

番陽周氏世爲宦族而在元尤多顯仕攻篆籀書名四方者  
伯溫父也公歷仕于朝暨出莅江東海右其冢嗣克復公未  
嘗去侍側元季兵興克復之官山東道過廣德值盜起妻子  
奔竄有女甫八歲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

間番商人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曩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  
元弼氏擇嫁許明道生子三人元弼且訓以孝傳女則克家  
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公驚駭悲惻久之己卯秋二甥彥升  
某竟走番迎養焉公且愕且喜詢其母年已四十有七明道  
早卒以節自勵明日鄉里媼故交賀公益少自慰已而與偕  
往焉父子相去數十年有死生之隔感慨留連道說故舊聞  
者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番今年秋來遊吾山具告其顛末  
而復感愴焉曰子知我厚幸記之子不獲辭夫孝節所以勵  
風俗厚彝倫也予嘗觀劉向傳列女自三代而下兩漢多善  
俗美教而貞順孝淑者代有之然能若曹娥朱女其孝行卓  
卓可稱道者亦鮮矣今克復之家世承簪組詞章之後其流  
風餘澤之薰陶宜有自矣使居庸下之質猶將有所覺焉矧

其聞習之有素者哉其所難能者值時多難奔竄流離之餘猶能習詩書亟求父所在而苦節自持可不謂之賢矣乎且兵興以來若此者豈勝道哉而公幸以耆年獲存生死一見則尤世所希有而元弼亦可謂篤于友義矣可無一言記之乎因書為孝節堂記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二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三

藝文 記十一

明

仰高樓記

朱善

洪武己未正月善自遼東歸南昌秀士羅德厚館于書樓之上開窓而望之西山屹然於其前其卓絕若中軍大將部伍旗幟整齊嚴肅而不可犯也其靚潔若浦陀觀音冠帶瓔珞尊嚴端正而不可狎也其飛動則矯然龍驤翩然鳳翥雄健俊快而不可羈也其變化則霞飛雲斂陽舒陰慘一日之間倏忽晦明而不可測也德厚曰自吾創是樓也旦而笑語焉夕而寢處焉閑居而宴息賓至而觴詠焉無往而不於斯固將托是以終吾身而奚外物之足慕哉請子命名而遂為

之記庶將賴以不朽予曰諾吾將有以成子之志按圖誌西山之高與廬阜等而諸峯競秀環三百餘里其巖洞之幽深泉石之清美竹箭之茂密草木之靈異琳宮梵宇之相望良田名圃之相屬所產之富足以衣被城中十萬之衆其利澤之所及者遠矣抑吾因是有感焉是山之大能與廬阜同其高則斯人之居是邦者獨無與是山同其悠久者乎稽之古人忠節如梅子真高風如徐孺子孝友如黃太史固皆足以敦薄立懦若乃煥然道德之光粹然言行之懿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靡不師法而宗仰之者其惟濂溪周子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之可仰也以喻盛德之可懷也景行之可行也以喻大道之可由也夫以是邦城之壯麗第宅之雄偉人物之富庶挹清光而分爽氣者豈特茲樓爲勝而連山疊嶂延屬三百餘里又豈茲樓所能獨專也惟能知盛德之可懷大道之可由則專茲山之勝者其必在斯人矣吾子其可不務乎德厚曰然某雖不敏請終身服膺焉遂名斯樓曰仰高而爲記以遺之

飲冰軒記

江西布政司掾姚善同新淦人也名其所居署曰飲冰軒而浼廣文周君宗性請予記之周君之言曰予雖不識姚君所以命名之意然即其軒但見夫簷宇高寒四壁蕭然無以異於藏冰之凌室也視其器用則瓷罌陶樽表裏瑩淨價重于貯冰之玉壺也閱其服飾則紙帳布衾纖塵不染色逾於冰蠶之繭火鼠之布也其體之玉立其地位之清峻又無以異於冰柱之不可褻冰銜之不可倖而致也祿未至於伐冰位

未至於頽冰而志已同乎飲冰淵乎微哉固非附勢者之所  
能測也善曰噫予知其所以命名之意矣斯人也其將明德  
以爲馨而不屑於肥甘之美歟將清心寡慾以爲務而不較  
於口體之奉歟將淡泊是守惟冰壺先生之與居若簡易之  
儔歟將蟬蛻汙濁之中超然塵垢之外若正則之朋歟所飲  
者惟冰則所食者惟冰其清如是其苦如是果何謀之不遂  
何事之不成而何憂患疾疢之累其心哉彼凝冰而焦火者  
心之無常也朝受命而夕飲冰者志之不持也惟君子則不  
然戰兢而如履薄冰者戒懼之存乎中也履霜而知堅冰之  
至者備豫之有其素也若是則雖不飲冰吾見其清也如冰  
之始凝其和也如冰之始泮一清一和相爲體用而君子之  
德成矣於以佐政豈曰小補之哉予旣重周君之請又嘉姚

君之志操有異於人也故相爲記之蓋亦鏤冰之費工巧者  
也雖然非素懷飲冰之志厲飲冰之操者亦孰能知此味哉

### 杏陰小隱記

豫章郡庠東有杏村焉望之而其氣之蔚如即之而其俗之  
醇如其中多隱君子昔之居是村者豐城黃陳二姓陳先生  
仲易旣以經學爲南北學者所宗而黃氏昆季伯善仲美復  
以文獻故家爲貴游所重善時館寓東湖之上亦以同邑之  
故獲納交焉入其室左圖右書盈於几案奇花異木列於階  
庭四方賢士造門者無虛日伯善兄弟冠帶出而迎客焚香  
啜茗談論今古竟日忘倦或展圖玩詩投壺鼓琴惟意所適  
坐久則散步芳樹之陰從而歌曰杏陰之下可以徜徉醉弄  
其影醒嚙其芳又歌曰杏陰之下可以永日倦憩其陰飢食

其實一時氣象藹然春溫曾不知有秋殺之慘也壬辰而後  
歷甲午甲辰甲寅而甲子且三十餘年善再至江西則伯善  
棄世久矣而仲美蒼顏白髮歸然獨存語及前事悽其感嘆  
仲美乃謂善曰吾兄雖即世有姪德文猶克紹前業闢一室  
曰杏陰小隱日讀書其中取前朝名公鉅卿幽人處士所作  
詩文以類編之凡百餘卷而搜尋遺逸志猶未已此其可取  
者也某既自識之矣請吾子再爲記之予曰尚矣哉德文之  
建斯名夫思仁政之及於民者有棠陰之喻思世德之裕於  
後者有槐陰之比黃氏祖父積善而有今日今日之杏陰亦  
何異昔日之槐陰乎巷雖陋而人則賢也室雖陋而文則富  
也德文編之輯之玩之誦之賓客至又從而觴之詠之則昔  
之嘗從先君子來游來歌於是室者豈不恍然猶羞見斯人  
之不朽也

三顧書隱記

陳謨

夫隱者君子獨善之名也苟達焉斯無取矣達而欲兼是名  
則或肆爲瑰辭以擥取之大朝市小山林以歆動之使人哆  
然日趨於大而鄙其小然而去隱則遠矣隱固有大小乎哉  
甚或立乎兩間自名中隱不夷不惠非狂非狷可貴可賤君  
子蓋滋惑焉陳君守道讀書三顧山下味貧之樂飽德之腴  
若將終身故名其室曰書隱所司以賢良強起之徵試考功  
優金槩度論定且入官固辭老疾願返田野當道可之會稽

許如珪又爲作三顧書隱圖以華其歸歸以介予記嗟乎是山清節先生讀書臺在焉先生直隱也非招也以春秋受忠簡胡公今其遺書具存守道熟復而精察之有立於身有垂於後如是而已其爲隱也不亦大乎

南康縣復秀公臺記

秀公臺者南康貳令吳公德基父所復也曷爲而復之從民志也古者大都小邑胥由卜定然山川形勢風氣之聚若舟瑤以陟巘降原升墟而望楚與京類可徵已南康其壯哉縣乎覽厥治所中高四隤若元武狀堂後西偏隆然特起成墩又若其曳尾然因墩以爲臺而臺自宋丞相秀公陳旭升之景祐間以校書郎出宰民德之不忘遂取其謚名焉臺非徒勝槩是都抑形勢攸繫哉洪武二年著令中外諸府寺並環

築公舍長貳吏胥族處繚以高墉固以總門縱廣崇庠罔或超度縣尅日攻位適臺直少府廳事遂夷之臺前豫樟十數圍寺門古柏一株無烈風迅雷同日應聲自拔衆駭愕然業已建不可渝已三年秋縣老若士并力一辭懇告貳令自臺之夷信獷胥慶縣旣卑矣罔可畏忌訐誣蝟興赤子焉所芘寧縣官獨憂耶且縣有故易此必戾木有知而旣告之矣明公幸復之哉君曰豈其然乎乃遷少府廳浚池之塞隆臺之平民歡趨功不日而復崇加其舊又出俸錢置亭卓而覆之用慰悅民情抑以時觀游節勞佚禮賓客焉僕適道廣省校文還君引坐臺上觴酌無次指南山曰滃然翠浮爽然氣蒸非南中所可擬又指北山曰此九日嶺亦因丞相名而命之前直元武首起新亭扁曰壽龜池左右嘉木扶疎清風徐飄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三 五  
脩脩冷毛髮四序迭乎前萬景赴其下臺奄而有之不尚可  
記乎僕曰然此一役也有規有頌古不容輕廢規也復古之  
舊嘉與民同休頌也匪鑿金石莫惠久遠吾見公盛德美政  
與秀公遺愛欽於世世矣

舒嘯軒記

練子寧

道新淦而南水行八十里曰峽江大江中流兩山對峙如壁  
舟上下縈折崖石間幽陰慘淡之氣動人毛髮南行又十里  
豁然平曠山高而水深舒望廬陵諸峯如圖畫濱江而上有  
陂池林園之勝則友人毛仲鼎兄弟之所居也洪武二十年  
余嘗過焉仲鼎弟仲槐延余於東軒軒外疎竹挺立蒼翠可  
愛仲槐舉觴見屬而請名於余余率爾以翠筠名之既而思  
之不足以盡其勝後三年仲鼎之子省震來請記更名之曰

舒嘯而告之此淵明之所以超然於世俗之表也夫逐逐而  
趨昧昧而歸紛紜思慮毫分縷析銖稱寸量而無頃刻之息  
者貪夫權士之常也豈暇於性情之適而曠達之寄耶君子  
則不然至濁也不爲之汙至繁也不爲之亂至狹也不爲之  
局居卑處隘之隙必有登臨之觀治煩劇劇之餘必有游息  
之地夫然後可以脫煩囂而遠垢氛獨覽萬化之原而深究  
三才之理知以之而益明學以之而益進行以之而益充天  
下豈有難爲之事哉此君子之所以超然而異於衆人也余  
聞仲鼎兄弟篤於行誼在堂之親年垂七十左右無違養於  
取友謹以誠處已愿以恭是必聞君子之道矣以其游息之  
閒而廣其才識之富其誰能禦之余於仲鼎兄弟既有交游  
之雅俟他日歸老故鄉扁舟往造道崖石之崎嶇歷山水之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平曠詣仲鼎兄弟於舒嘯之軒發抒曠達之懷以一解其幽  
深慘淡之氣然後援筆以繼歸來之篇想淵明之風於千載  
之上余雖不敏尚當爲仲鼎賦之

雞山新居記

周是修

豐溪在廬陵之西六十里溪之陽有高原茂林望之鬱然而  
深秀者著姓顏氏世居之溪之陰諸峯羅立其一峯曰雞山  
者尤聳拔奇異因形似而得名自古矣顏之甥彭子明喜茲  
山之勝乃卜宅而依其麓焉爰來爰止以種以植不五六年  
而叢篁嘉木蔽翳雲日與顏氏之居夾溪相矚過之者如行  
輞川圖畫中也環新居之田皆膏腴常稔子明日躬耕以奉  
親采於山釣於水裒其美鮮爲滫瀡助待其弟子凱盡友愛  
之道一門內外和樂無間言由是以孝悌著稱江鄉而其姻

兄顏君紹先知其志行有足取者每提撕而獎進之旣爲相  
其址而協吉復爲之扁曰雞山新居當子明來京師導之必  
以記爲子請蓋欲其因子文之警策而益篤不懈以經營創  
置貽嘉謀於無窮垂令名於不朽其成美之德於紹先可謂  
厚矣子明而知紹先之意誠能親之如芝蘭以日造月就期  
無忝於東籬角山之華裔而終爲雞山不易之始祖上有以  
光其先下有以振其後者其皆在於子明矣夫紹先之成美  
於子明者能然乎獨不能然乎予獨能於子明斬一言乎是  
爲記子明其尚勉之敬之庶子與紹先之所以激厲所以期  
望者不負焉

吾隱堂記

泰和武山之陰沿溪流而上者不五六里曰西塘汪洋澄澈

幾百餘畝演之以清泉峙之以白石環障之以丘巒延袤之  
以田圃蔽翳之以雲木映帶之以居廬後顧則鬱鬱乎樂原  
之岫前眺則巍巍乎高霄之巘左瞰芳橋之坦夷右睇白泉  
之深窅其壤沃饒其境幽負若天造而地設者著姓鍾氏世  
有其勝而專之焉鍾之彥曰與吾幼機警力學能詩文節志  
高尚比壯涉元季兵爭乃能明哲保身於滄桑陵谷之後吁  
其智矣哉我朝龍興海宇寧謐歸而構堂故址式廓前修洪  
武初徵賢之詔日下公則曰予老矣無心於世事矣其富貴  
利達亦非予之所知矣遂謝絕當路日以琴書觴咏自娛晏  
如也愛其子亮尤篤於義方之訓甫童丱時已卓卓異流輩  
文辭下筆斐然可觀公喜益砥礪獎掖不使少懈因具贄遣  
就司業子高劉先生學綽綽有悟入又令從國錄雅言蕭先

生受三經三緯之旨而所得爲不貲矣亮字起晦孝行篤志  
忠養勤勤盡人子之道居無何以才名著聞辟命之至者歲  
無虛日強領顛庠教德薰行染材用有成庭闈音問亦靡月  
不至五載於茲一旦而罹罔極之痛泣血柴毀比於終喪建  
文三年起復朝京師歷試翰林天官俱在前列而以母老乞  
歸侍爲請聖天子嘉其志而有南雄州學之命便迎養也南  
還有期喟然謂予曰遭世休明獲沾寸祿而先君子不復作  
矣潛德之罔顯祿養之不逮日夕永念何以爲此心哉所幸  
而有者先師劉先生嘗大書吾隱二字將揭之堂中以寓夫  
著存不忘於悠久願賜一言以記之於戲隱者士君子遵養  
時晦之名獨善其身之事而居易俟命之道也惟明乎是道  
行乎是事而不愧乎是名者隱之謂也不能明是道行是事

愧是名而亦謂之隱可得乎今觀與吾氏之爲隱也專西塘之勝歷亂至平端居自守而榮耀紛華舉不足以動其中非果能明乎是道者歟樵山釣水而惟適之安讀書教子而惟義所在非果能行乎是事者歟能行乎是事能明乎是道非果能不愧於是名者歟劉先生之爲是名其意固有在矣若起晦之拳拳於其親而切切爲之請其志之誠其行之篤所以承於先而啓於後者又將如西塘之水源源混混必盈科而後進不放乎四海不止也吾隱氏其不沒矣哉

舉岡八詠記

舉岡八詠者何予所卜泰和之居旣成即其勝而表之以寓夫雅尚之興也八者何舉子岡仙人石奉祠墩厚本堂寫經軒洗硯池演清橋涌翠亭也舉子岡者何是邑諸山之高圓

而秀特者皆以岡名而舉子者亦武婆天柱尖心鼓樓黃牛馬纓朱砂櫟林之類耳其立名之故則不可知也仙人石者何舉岡之南有陵周道絙其麓陵之上有石二相距邇咫俱平而長石之上有巨人跡各二前後相應跟蹤趾甚悉而肖視其質理生於自然固非琢鑿之所爲者里父老相傳昔后羿上射十日墮一鳥於此上故人名射日石亦名仙人石道之行旅登陵以觀者成坦途焉奉祠墩者何予初任周府奉祠官子輪來省當告歸命即居之左水所合流之處築墩高二丈廣倍之構室其端以奉先祠爲龕二層上敘祖考之位下將設啓基者之像置田以供歲祀器什物品儀禮具著成式因以名之蓋兼取其義也厚本堂者何舉岡之後居予宦游時妻子所營閭其高朗完固喜之而命以名其意若曰

祖者人之本而啓基者又此地創始之本至若耕讀以爲治  
生之本種植以爲利用之本積善以爲傳世之本事上以敬  
爲本接下以恕爲本祭祀以誠爲本立身處家以忠正勤儉  
爲本凡此者皆所當厚也寫經軒者何予平居之日志存典  
籍嘗開軒對竹隲經括史述爲簡徑以便童穉若類編論語  
集義大成綱常懿範啓蒙法語廣演太極圖相山經濟世新  
方等編皆於軒中手自纂輯而成故因以爲名洗硯池者何  
軒之東北行數百步有池廣半畝北岸石壁水中有竅內寬  
外狹深不可測泉出其間予嘗洗硯於此因以名之演清橋  
者何居之東林壑綢繆百泉涓涓會而爲溪其大者則出於  
洗硯池之石竅汪洋澄澈可濯可湘因門逕所經架小橋以  
度取演其清派以名之也涌翠亭者何舉岡之居山水盤迴

原隰平曠洪武甲子初爰始爰謀爰度爰構迺疆迺理以墾  
以濬於是基趾田園溪池林路各得其所羣卉百果靡不畢  
植越十年餘雲蒸霧滃鬱然與武山浮嵐暖翠隱隱相接如  
波濤洶涌上薄霄漢作亭居宅之東以領其趣亦取蘇公山  
爲翠浪涌之說以名之也於戲予先世繇金陵徙是邑之爵  
譽里徙灘江至予凡七世又徙陽岡舉岡覽溪山之迴環念  
經始之不易期宗嗣之幸綿予未筮仕時郡邑儒林文士之  
來遊者莫不悅而賦之今年予備員衡府留居京邸進講之  
暇詢及曩者林棲因舉八詠之畧達於王蒙賜大書厚本堂  
三字復賜涌翠亭額詠舉子岡詩於是朝之名士大夫繼而  
作者非一尚冀當路斯文雅德君子好善而忘勢者益爲之  
詠歌以慰予懷蘄無愧於往哲而有勸於來億是予之志也

永思堂記

程本立

君子居室必有其名所以志其志也堂以永思名志哀也孰名之李氏子伯庸思其母氏名之也其志哀奈何李南昌世族也壬寅之歲郡城被兵伯庸母熊氏及伯兄伯仁逮於隍而沒焉伯庸自京師赴之則無及矣號而求其屍則不得將從之或告之曰子死孰紹爾宗乃不果從蓋既除喪久之而其哀不衰大署其堂曰永思云余聞而哀之爲之言曰嗟乎伯庸之思其何時忘乎夫衣衾棺槨之具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人子之於送死用其情於事親若是至矣然猶不忍置於心故有終身之喪焉其或不幸而不得用其情則其哀宜何如是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謂之以時則有時而不思矣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之明發則有時而不懷矣若伯

庸者豈有時而不思不懷者乎其可哀也夫雖然伯庸之思已無及矣已無所用其力矣君子大至孝不以死傷生且其所以思而不置者誠有所甚痛焉爾痛親之體魄不得其藏也然而吾身者吾親體魄之所遺也身存則吾親猶存焉爾若所以奉其身者奈何曰保其四體惟恐傷之砥其名行如或辱之如是則僅而可及用其力者舍此弗圖其亦已焉是或一道而可以塞其思者余是以終言之爲作永思堂記

龍潭曾氏蓮竹軒記

解縉

廬陵曾氏避新莽之亂來自魯國蓋千餘年而學士益初翼初兄弟以文學行誼名天下鄉里兒童皆能道其姓字其家在龍潭自其父宋兵部侍郎東軒先生始分於吉水永豐之間其鄉曰遷鶯則自其先始在南唐登甲科時賜名也然龍

潭之溪山環合九峯密覆連延其後如屏帷高陂曲澗綺錯  
虹繞余嘗謂其人與居相宜也吳初之曾孫榮間嘗種竹于  
庭植蓮於池開軒臨之以自怡而請予記予扁之蓮竹而本  
其家之故事爲記焉其家在宋宣和中有諱閱者與其弟民  
瞻並舉進士其所植竹一本兩竿蓮二花共幹而民瞻擢甲  
科至大官遂以雙秀名亭二百年於此矣今子榮所植娟秀  
榮甚其將復爲祥爲休趾美前修有必至之理也但其暝色  
朝芳舒霞立玉亭亭靜娟千紅萬綠或微颺之奏林忽殊祥  
之動目千娃萬枝艷不綺縠羣賢聚止味不梁肉狎暱之愛  
莫嬰而貞淑之情至足比之亂淫哇而溺汙瀆者天壤懸隔  
昭昭矣故凡一世之聲色有足乎人之觀聽者子榮必不能  
以此而易彼也雖然是二者一物也有嗜殆必溺心惟觀物

乃可窮理易稱震爲龍爲蒼筤竹爲蕃爲專艮於木爲堅多  
節竹于龍類也故其發榮滋長朝夕丈尋者與凡草木不同  
也出乎震齊乎巽成言乎艮震艮竹之始終故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也巽爲木爲白離於木也爲科上稿乾爲寒爲金  
爲木果蓮木也根于金故必榮於巽華於離離色赤蓮之花  
者其正色也金白蓮之本白者其實與本同也科上稿者其  
爲房蕾也的中意味苦離也性寒乾也故其芳以潔剛柔合  
德也皆非草木之比也子榮觀物而悟理窮則如竹之於冬  
日也使人以爲難達則如蓮之於夏日也使人皆悅之則庶  
幾無累於物也若於其榮悴華落栽培傾覆爲祥爲不祥屑  
屑然場師圃人之爲則又深爲物之所累者吾知子榮之無  
是也

楊氏重修祠堂記

宋楊忠襄公以大義死建康聞於天下其族屬先後皆有節行蓋楊氏建家于吉自門下侍郎知吉州輅始侍郎善待士唐末五季之亂士大夫多依之以居迨宋之初吉之各族視古為盛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侍郎諸孫丕擢進士甲科仕至屯田員外郎知康州以清謹與鄉人蕭侍郎彭大博齊名真宗御宸翰書於殿柱曰江西三瑞仁宗皇祐初著作郎純師以文章顯蔡京之柄用也洪州通判存抗以直言格其請託卒為所擯卓然之行倡於忠襄之前至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致政家居聞韓侂胄專權誤國草諫疏畢憤惋不食死子長孺仕至安撫使直義之化沾濡蠻越擊豪強不避近戚捐俸入七十餘萬代輸民租不持一錢去凜然之節繼於

忠襄之後又若安撫使炎正與吏部侍郎孜皆見稱於世不辱其家稽之史編古未有也於法皆當祀以表節行勵風俗故元盛時楊氏之賢同知崑山州事學文始即文節公故居為祠規制廣於前而田益加多歲久弗治田蕪宇傾予先世與文節公有連少知讀其文見與益國周文忠公及晦庵朱文公鄉之諸君子過從觴詠想見一時之盛徒步謁祠下江東諸山如畫屏列於前地據高爽宋崇陵御書誠齋字揭文安公所撰詞記刻石具在喬木蒼然挺秀為之佇立顧望興懷低徊而不能去者久之永樂二年甲申八月初吉楊氏之賢季琛以舊臣膺京兆之舉作令南海次修祠之顛末授予而請記焉蓋經營於元年八月以今年五月訖工季琛實倡率其族人因其故六楹及餘材可用者益以新木凡三百四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十有奇磚甃五百有七增設始祖吉州公及屯田公二龕諸小宗顯宦序昭穆從祀廢像設用木主刻世宗祀田祭器牲幣酒數儀節科條於碑陰祭用冬至立春子孫緣歲轉直祠祀祠宇壞漏輒飭母怠罰如科條所以尊祖而垂後可謂遠也已可謂詳也已於乎豈爲楊氏而已哉

螺陂蕭氏祠堂記

螺陂蕭氏祠堂者唐八葉宰相之後宋殿中侍御史工部侍郎廣陵侯定基所建以祠其先也在螺陂之原倚山臨溪廊廡寢室高門崇牖規制嚴肅周以外垣樹以名木至今四百年世有顯庸修葺弗墜元季之亂雖暫廢弛逢今理平撤而新之視前益偉其仕有名者皆祔廣陵之室而廣陵與始祖武寧君俱爲奕世不遷之祖武寧君偉霽家本長沙宰相復

之子儉所出也其舅侍郎楊公輅知吉州依居廬陵之膏澤上書於楊得仕爲武寧長官沒後遺言子孫必徙螺陂雖非始居螺陂之祖然其志也亦其澤也祠之爲始祖宜也武寧載傳而廣陵始大其家二弟世基化基皆仕有官子孫榮盛若機宜公汝諧長興公汝器初陽公汝士將作公汝賢大理公汝勵汝勵在慶曆初與弟汝霖同年汝諧繼之汝器登嘉祐第而公敞以紹聖繼之繼公敞者子厚也曰淵曰服相望而起爲御史爲提刑曰綱曰澥皆擢甲科其曰興者以武功至武翼大夫顯名當時其他不可悉數皆列祠之子孫歲時瞻仰孝思之忱其所感發當何如哉余生也晚不及備識蕭氏前聞然因祠堂而尚有典刑顧瞻肅穆爲書之碑蕭氏之祠雖百世祀可也且以江鄉重也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崇節堂記

忠孝人之大節也能無愧於斯二者使後世有述焉其人蓋亦有數耳然人孰無忠孝之心哉或衰於妻子或迫於利害見善而不能遷聞義而不能勇是以鮮能無愧也苟能銳然立志不以私勝不以利昏聞義而勇爲見善而不及雖死生患難之際凜然而不變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是本人心之所固有也昔在宋季丞相江公萬里自少以孝友聞及爲吉州守創鷺洲書院祠周程夫子與郡之人士講求忠孝大節風俗翕然興起後入居鼎鉉扼於權臣懸車告老不忘朝廷襄樊之圍六年而上不知乃爲書數千言極道其事黜居鄱陽城陷之日從容就義此其忠孝皆無愧者後世述之而吉之人士猶景慕者其流風餘韻有在也江氏思遠以崇節名其

堂蓋景慕之尤深者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思文豈惟以忠孝自勉將遺其子孫以遺鄉之人胥勸也登堂者能無感歟

南麓齋記

季琛楊先生令子民服述其先南麓齋居之所以作而請記於予曰先待制忠襄公所居里曰楊家莊由莊之西行四五里南山秀出曰鹿峯俗傳有老父乘白鹿於此飄然獨去近之不見故以名云或曰以其形似也故又曰鹿角峯其前衍爲平疇兩山對峙圓如覆釜曰金魚峯皆可愛賞山下有澗深倍尋丈北溪之水自旛竿嶺東南注之疊石爲崖其流直下望之如瀑布噴珠擁雪聽之若鳴雷若震鼓若驟雨至聲遠益清若鳴珮環若琴筑然先高祖學睡翁少傅劉靜春之

學通詩書易春秋天文曆數靡不研精著五經辨疑曆法五行論等書行世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姦已而嘆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盍歸乎哉中齋鄧光薦信國文公皆爲詩贈之故曰學睡者寓迹陳圖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始築室茲山之麓而題其扁曰南麓齋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以曆法授習吉翁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而南麓之學遂行天下至先曾祖文川翁又結交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卒業於范公之門范公嘗贈之詩有曰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夙昔文安公又稱之曰范公之詩清江傳若金得其神廬陵楊伯允得其骨天下以爲確論而文川不自以爲至也退居南麓弟子彌進若渝

川黎應物廬陵劉粹中里族楊撝謙皆知名當時元末之亂齋燬於兵亂後先從祖濟川復闢館於茲以授學者洪武中家君始爲堂宇繚以周垣高明壯宏有加於前聚書數千卷俾黻與弟翼講習其中而求得前中書舍人詹公孟舉大書南麓齋三字揭之朝夕思惟繼紹前烈未幾而家君出仕爲令海隅調官山東貽書丁寧付黻兄弟凜然孤陋無與講明者昔先生嘗辱顧之願一言以自勵焉余三復其詞而嘆曰予惟始遊南麓時民服尚少然已奇之不謂其能文辭如是也且自學睡翁至今百有餘年國家代遷陵谷俱變南麓一齋絃誦之聲相續豈可以尋常盛衰視之哉百餘年間經濟道統之學所以維持人心世道者皆出於是也今之世濟其美者豈非天之意歟民服兄弟勉焉母以俗學文辭自滿無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惠講明者之不至也尊君清修偉節所至著聲循良他日入  
爲卿相歸休田里著書立言與功業益弘乃祖之風烈可期  
也余亦世家南山下忝爲鄰曲異時亦得乞身於朝與民服  
賢父子往來講習於茲亦可期也書於齋居以俟

翠筠樓記

楊士奇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爲羅氏  
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楹而環植竹數  
千挺歲久蕃盛名其樓曰翠筠表所樂也因其族父翰林侍  
講汝敬求爲之記汝敬之言曰屬春景融霽秋氣澄澈八窓  
洞闢天風徐來鬱乎如青雲汎乎若蒼雪頰而觀之浩浩如  
翠濤搖蕩於履舄之下坐而聽之噦噦如金石和鳴於几席  
之外至若涼月之夕揚鳳羽之蹁躑冰雪之晨挺琅玕而獨

秀皆樓中佳趣也閒暇而登焉蓋使人襟抱清曠萬慮不侵  
超然如出入境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余曰信可樂也而非有  
瀟灑離俗之資亦惡足以語此樂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哉  
夫高臺廣榭嘉木森布葩花之爛然香氣之芬馥管絃歌舞  
日相聚而懽宴淋漓此豪侈者所尚而世俗之所趨也其固  
自恃以樂矣然往往朝榮而夕悴不能少待於斯須之頃其  
視斯樓雖四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以樂焉者又豈獨  
清濁之相遠哉同倫殆有異乎衆人之所尚者歟抑君子之  
尚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於其德者夫竹  
中虛外直剛而自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麗奇  
詭之觀凌夏日以猶寒傲嚴冬而愈勁此其德爲君子之所  
尚而同倫之志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印岡徙桃

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絕俗之士也子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有鶴林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乎竹者遠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爲八世其所尚殆有所自邪故推本而爲之記

### 梅溪書室記

梅溪羅宗智甫惇德博學藏書甚富蓋自伏羲至於文武自周公孔子至於周程朱張自經史子史至於稗官小說其書多具旣以爲自修之資又推以教其子孫及其鄉人之俊秀而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室間命其子敬來京師求爲之記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彝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

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已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況處乎山林僻遠幽負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其山水環抱明秀其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乎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意無慕外之累而其人又多秀敏惇厚之資則其於爲學宜易成也前二百年溪之東曾秀峯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於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要其所浸漑深矣今羅氏積書以教將無繼昔人而起者乎羅族出清湖故廬陵世家有科第於宋元其徙梅溪至宗智甫蓋七世云

### 石岡書院記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予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爲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爲古文詩賦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之俗所爲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苟其世賤後雖貴

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沂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觀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爲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孰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況於爲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重修浮雲道院記

翰林學士胡公有賢甥曰劉公鐸今年來京師致其父子仍之命乞予作重修浮雲道院記曰道院肇創於祖參政參政公既登顯仕以道院爲書院禮致師儒集其家及鄉人之子弟而教之創田若干畝以資廩養元季兵亂書院廢於今若干歲矣仰惟先德無時而忘今即故址除荒畚礫作室三楹日課子弟讀書於其中復名曰浮雲道院庶幾朝夕獲瞻先志所存以勉圖不辱又示予參政公所作浮雲道院詩二十餘篇予嘗聞參政公當元之時以問學才德馭歷政教之任皆有惠愛於人有聲譽於賢士君子後值艱危寇亂不支之際卒能屹然保臣節以終每切景仰其爲人今讀其詩而後有以窺知其所自非苟然也夫人能定乎內而後能不奪乎

外而後能泛應乎外無不適於道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非精察深造有所自得者不能參政公自得若此宜乎其所以自立卓然也而爲人子孫上承高明祖父能究知其志以圖惟不辱者可謂賢矣今觀公鐸年少端厚秀敏又能力學孜孜以承先志以不負乃父之訓夫能承其志與其父之訓斯能用其道公鐸可謂知務本者也亦足以稱參政公賢子孫乎參政公名鶚字楚奇其歷官行實見劉成之所爲墓誌其創建道院見揭文安公所記及歐陽楚文公虞文靖公祭酒字木魯公之所賦詠其志見於自作之詩公鐸名振今爲邑庠弟子員道院重修於永樂三年八月記作於五年十一月甲子云

楊氏祠堂復建記

西漢志 卷一百六十三  
士奇一歲而孤上賴祖考之佑母夫人之保育教訓用克成立然素窶既壯而仕積其祿入始稍理田廬蓋先廬悉燬於元季之兵而故址在邑之學宮之北者諸父兄以窶而售之人矣仁宗皇帝臨御進士奇官秩祿賜加厚始克以五十餘年寢食不忘之心五倍元售之直而復故址乃命稷治居焉居之右故有祠堂亦燬於兵遺敝室數楹則族父之窶者假息其中歷三世矣族父之先有故址在邑西爲橫民所據已久力不能復至是代厚貲納據者爲復之而使其孫歸治居焉遂命稷循故復作祠堂古之禮君子營宮室必先祠堂士奇之不能蓋復之於人者有先後也吾高祖以前居邑東清溪之上暨曾祖始徙學宮之北居與祠並作焉作四十年而燬於兵又二十年而淪於異姓又五十有餘年而余始克復

之既失而得既燬而完雖辛勤積累向非祖宗仁厚之澤何以能致哉祠成祀四代歲時行事悉遵朱氏禮楊氏由吉水徙泰和清德正學代有紹續逮吾曾祖發而益弘有惠及民傳在國史祖考以來或仕或處履道執行清白之節靡有間焉覆被及余夙夜凜乎荒墮之懼而今春秋七十矣顧吾之子若孫其可一日忽忘先德而不圖惟敬承之哉承先之道仁與義其要也學以明之誠以行之而持不息之功若是者豈惟無忝祭將受福焉蓋明德者格神之道也父子祖孫本同一氣幽明相通不相違也惠之則神歆而福降悖之則否而皆陰鑿潛察於平居日用之際矣匪直奠薦灌獻之頃也凡後之有事於斯堂者不俛思而篤行可乎故書所以復建祠堂之故而又書所以感格神明之道以示吾後人堂不易



舊規經始於宣德八年正月成於是年八月明年正月壬午  
謹記

明秀樓記

胡靖

廬陵黃濟亨倚江爲樓羣山環列東南諸峯芙蓉天玉之秀  
近在几席墨潭東山聳立屏障接於闌檻之外遠峯露碧出  
乎天際長江千里演迤於前舟帆魚鳥上下游泳煙霏雲靄  
陽舒陰合江山之景四時朝暮變化無窮登樓敞闥矚目左  
右而有雄偉殊絕之觀夫居山林者多幽僻之趣或乏遐曠  
之覽今濟亨之樓不出跬步而得乎江山之勝槩不亦遐且  
曠哉間嘗至北京介中書舍人許君鳴鶴來諗予名并徵文  
爲記予曰善觀山水者不泥于其形善爲山水之樂者不汨  
於其心夫川流山峙人孰不覩而知之然有不可知者匪耳

目所可及要必心領而意會之人之生也稟山川靈明神秀  
之氣故獨超然於霄壤之間惟不濁於汙濁而能全其所稟  
則其瀟灑絕塵之資負出物表其油然之樂孰有踰于此乎  
自非知道之君子惡乎可以語此予爲名其樓曰明秀蓋掇  
其英而去其滓也濟亨之登斯樓也徘徊臨眺呼吸山川沖  
和靈明之秀氣以滌其胃胃養其性靈毓其精粹則其中泊  
然無役於物雖萬變交乎前而恒泰然不爲之動日與兄弟  
子姓聚處宴笑以敘天倫之樂賓朋往來焚香瀹茗觥奕琴  
詠以談夫道義於斯時也必有恍然自得之者其樂宜何如  
也從容俯仰之間當思所以得之而有其樂以成其志者抑  
孰使之然哉要皆國家太平無事之賜又當相與鼓舞詠歌  
於昭臨沾沐之下使一家而一鄉皆化而爲明秀之士則由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已而推之於以見山川神秀之氣之於人也不偏於所鍾也苟將假此以侈其志氣張其耳目聳其形體而不能造夫高明遐曠之域亦非予取名之意濟亨好學而喜文能琴解詩間讀靈樞經及郭景純諸家之書用之亦屢取效其蹤跡半天下於名山川咸恣遊覽居家而又有山水之勝何江山之緣獨厚於濟亨耶予以其得於山水者多故期之之至予家滄洲與之東西相望隔一航之水凡濟亨之所有予皆共之然不得朝夕以居故舉以讓於濟亨幸他時歸老江村泛扁舟往還於白沙清渚之上登濟亨之樓以觀其所以憑欄四顧尚當分子所有爲子賦之遂書爲記以俟

南昌府儒學重新聖賢廟像記

胡儼

南昌江西之都會也故學廟壯觀於諸郡洪武甲戌秋學廟

災像隨燬未幾廟重作像未設春秋有事祀以木主迄今三十有四年是爲宣德二年監察御史毗陵許公勝金華包公德懷姑孰夏公能按臨是邦以正月上日暨藩臬諸公祇謁廟庭顧瞻徘徊慨然有作新廟像之志於是諸公協贊以成其美鳩工集材訪古遺像興作於是月丙午告成於三月某日仰觀聖容冕服耀煌巍巍乎王者之尊矣四配十哲各稱其年德與其爵之所爲服者龕帷殿廡煥然一新凡詣學廟得瞻聖賢道德之光華莫不肅然起敬豈獨繫學者之依歸也哉典教事者乃列狀求爲之記者之禮書先聖廟像之設不載其始而通典釋奠儀則曰祀享之日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南北向蓋古未有像故將祭而設位也唐開元八年三月國子司業李元瓘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奏顏子配像當坐今乃立侍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像猶存制從其請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亦塑像坐於十哲之次七十弟子及何休等二十二賢則圖像於壁蓋當時已有像矣若韓柳廟碑亦可徵也朱文公禮殿塑像說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及其蹠而坐于其上也明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余旣略爲考禮所云其後乃聞成都府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乃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倣文翁石像爲木偶以來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跣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玉休子美今乃併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

見於帷裳之下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嘆息文公之說如此近時老師宿儒以像設爲象教且以爲異端誤矣蓋文翁刻像之時象教未入中國也其可謂之異端耶嗟乎聖人之神明洋洋乎如日麗天如水行地無所往而不著學者即此而求之彷彿其形容於千載之下而思慕其道德於千載之上誦其詩讀其書端其趨嚮豈非吾黨進德之地乎然則斯舉也其所繫豈小補哉倡其事者三御史協贊之者憲使童公寅參政程公禧憲副成公均劉公洵參議陳公傑劉公中孚僉憲黃公翰高公暉王公繼行顧公謙樂其事而來勸相者都指揮僉事羅公壽督其事者南昌知府任肅同知季振推官萬鵬新建知縣茅自得南昌主簿蕭紹經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理其始終者教授陳銓訓導陳觀生員黎彥常李衢吳誠范  
璣周友諒鄧志學塑土設色雷日新熊爾思其人也而儼為  
之記庶幾來者徵焉

臨清軒記

豫章洗馬池在子城東南隅舊傳為浴仙池事不經儒者不  
道郡志載漢潁陰侯灌嬰初定豫章嘗飲馬于此故名此或  
然也今在闐闐中與民居相接歲久隘塞廣不及半畝而深  
不至尋丈有司以為古蹟樹木欄以護其三面而池之北則  
范仲華氏居之仲華作軒以臨池上昕夕之間日光汎灑月  
華澄瑩清風徐來游氛不侵簾幕高張市喧頓息蘭玉森列  
書聲琅琅于時也景物與人俱清仲華欣然有得於其心於  
是名其軒曰臨清乃以書來徵記余以宦遊走江湖者屢矣

每遇江山之勝艤舟于其間碧沙清流煙雲杳藹鳧鷖鷗鳥  
下上飛翔心甚樂之然不得以久留而商人漁子不舍晝夜  
或者不知其所樂而徒勤乎舟楫之往來也一旦猝遇風波  
之變咫尺千里蓋有不測之憂回視城郭室居而屋處者其  
心豈不休休乎由此而言江湖之廣山水之美足以豁心目  
而壯遠遊者反不若曲沼方池無頃刻之憂也此吳仲華之  
軒居俯其流而臨其清傲然几席之上豈不可樂耶真可以  
樂矣故為之記

洪崖山房記

西山在章水西洪崖在西山之西峯巒秀拔林壑深窅嵐光  
染空高二千丈屬連三百餘里西山所以專豫章之勝也巖  
岫四出雲霞卷舒幽泉恠石流峙澗谷丹碧照耀樹林陰森

奇偉夙絕洪崖又專西山之勝也余家寓城中闐闐浩攘人事往來喧囂塵土無虛日而余幼從事詩書日與物接不得專力肆志以窺聖賢之閩奧每臨南浦之清波挹西山之白雲未嘗不慨想洪崖幽勝欲結廬其間以勤所事然卒牽塵務不得遂其志也年二十有四領鄉薦自是宦遊南北者十有五年聖天子即位始得仕於朝侍從兩京又十有四年于茲徒以竊祿自厚無分寸報稱以及于人方將刮廁洗濯以求其本根而自視欲然不知老之至也間嘗休暇挾書冊以讀目力昏勸輒枵然欲睡而又加以多疾善忘益竊自嘆雖使居洪崖之間不與物接專志於學而神疲意耗亦無如之何矣古之君子朝夕從事不厭不倦老死而後已彼豈惡夫閒適而好爲是孜孜也哉誠以士生於世不爲農工商賈之

事所務者學而已學之法豈有止耶他日苟得歸老故鄉買田築室於山間益勵餘齒課子孫耕桑讀書爲太平之民日從鄉人父老擊壤於山林以詠歌聖天子德化於無窮不亦美哉然非所敢必也姑記此以俟

重修徐高士祠堂記

水經酈元云潁水北徑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豫章續志云孺子亭即孺子宅也舊宅在州東北三里許涂廩古今志及寰宇記皆云在梅福宅東陳蕃爲遷于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酈元所云者自唐以來於其所作亭宋初王明爲守更新之易爲廣廈未知何時復毀南豐曾公繼爲守始即其處結茅爲堂圖孺子像而祠之亦曰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孺子臺蓋曰宅曰亭曰臺皆即其處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琰重作之至正末燬於兵故處沒爲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蓋自唐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涵虛曰孺子曰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齋曰碧波後爲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余幼時嘗游其下土阜屹立有亭巋然祠孺子範土爲像乃漢衣冠也洪武甲寅都指揮宋晟以其當行道平之太守許方遂遷祠於環波亭之故址而碧波之孺子祠亦沒於湖矣環波亭者宋熙寧中張帥子顏即涵虛廢亭所建後亦廢故高橋之祠遷立焉祠枕湖風雨所會歲既久而祠益壞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庸謁祠慨然有志新之郡庠生黎彥常陳昶因勸率好事者鳩工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公敬憲副成公均各以其祿助

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十四尺深加廣之數二尺甃其壁而繚以垣中新肖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碧煥然於湖光煙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成又五年而求余爲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重於當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抑嘗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夷惠之間也君子論世尚友況居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 重修新建儒學記

新建縣儒學乃元之宗濂書院也按郡志宋淳祐間江丞相萬里典藩於洪以濂溪周子嘗尹南昌乃建祠祀之表其額曰宗濂精舍其地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之上後燬於兵元立學官天下郡縣皆有學元統初邑令薛方即龍岡故址以爲

邑庠時省臣賈鹿泉監司劉宣因郡士萬一鶚熊朋來之請  
謂精舍旣爲邑庠而周子之祠不可湮沒故相與出貲得民  
間廢宅於東湖北涯復創宗濂書院元季龍岡之學復廢而  
東湖之書院存國朝洪武五年遂以書院爲新建縣儒學於  
今六十餘年矣其居講席者非一人而興造修復者亦屢矣  
然更歲月風雨震陵而殿堂門廡齋舍祠宇不能不腐撓敗  
剝有志於斯者存乎其人焉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玠來爲教  
諭慨然有志新之玠丞相公之族孫也即以其事請於當道  
時吏部侍郎富春趙公巡撫西江監察御史安岳王公亦按  
治於茲合藩臬諸公及郡邑長吏詢謀僉同即其故而更以  
新于是自禮殿達於門廡自講堂及于齋舍若藏修之室若  
江公之祠鳩工飭材加甃墁堊丹碧照耀輪奐增美巍然傑

出於湖光天影之間猗歟偉哉工始於八年春二月再閱月  
而告成可謂役不煩而民不勞也董其事者主簿桂陽袁景  
春旣落成謁余記之竊惟是邦濂溪先生過化之所丞相江  
公所以祀先生者豈徒然哉誠欲學者知所依歸而光風霽  
月高山景行千載猶一日也故學舍雖有遷易而道則無古  
今求其道者圖書具在圖行太極書體大成而天地萬物之  
理無所不該推之於用則修齊治平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  
亦舉而措之耳學者果能於先生遺書講求而盡心焉則日  
進於高明不流于汙下日歸于中正不惑于邪說而凡馳騫  
於文藻役志於功利者皆非先生之學也吾黨之士幸相與  
勗之是爲記

蘇雲卿祠記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士君子幼而學壯而行致君澤民行義以達其道者乃其本心也然時命不偶道不可行材不能展勢不可爲功不能立於是遯跡山林棲泉石而友麋鹿隱約以終其身者豈其本心哉余觀歷代史策有獨行有隱逸等傳當時史官亦何取焉豈不以其負才能修節義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濟時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其視苟得之徒俛首低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此儒先君子有取於廣漢蘇公者良有以夫公字雲卿與張丞相德遠爲友宋南渡德遠貴顯雲卿乃遯跡豫章結庵於東湖之小洲種蔬織屨爲業垂二十年其離羣獨居泯其形跡蓋有慕徐孺子之風於千載之上者乎中興國史以雲卿爲隱逸第一人豈徒然也人謂徐孺子爲東湖之孔明余亦謂蘇雲卿爲

東湖之孺子易稱遯世無悶詩詠考槃之歌雲卿之謂乎彼抗奮不顧果於忘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巡按江西嘗閱郡志見雲卿之事喜曰是可以表世礪俗乃告藩憲帥閩諸公謀立祠宇湖洲之故址於是邑中尚禮之士伍百遜秦本武李復初秦文伯萬邦奇徐尚文魏友良葉原中葉景良九人者聞義而興各以其貲市材募工始事於正統壬戌夏五月告成於是歲秋七月八窻虛明而中爲肖像煥然翼然於湖雲烟水之間遠近瞻望莫不起敬仲益之景行先賢可謂發潛德之幽光而雲卿之清風高致則亦與孺子之祠垂諸後世同一不朽云

饒州府重修府治記

饒自吳芮爲番陽令號番君則饒故番陽縣也兩漢皆屬豫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章郡建安十五年吳析置鄱陽郡梁置吳州至隋始改饒州  
歷唐五代宋元以至於今所隸雖不一而饒之爲郡則如故  
也吳置郡時仍治番君故城郡志則曰舊府治在城西南桃  
源山麓世傳晉郭景純所遷元季之亂吳宏據之爲行省今  
爲千戶所矣今之府治故安國寺也國朝洪武二年郡守胡  
乾祐即其故而營建焉距今六十餘年堂宇解舍寢入敝壞  
爲政者習於因循莫克修治宣德庚戌春知府黃公通理偕  
同知馮郁來蒞是邦慨然有志於新之閱歲政修事舉民安  
其治而通判李儀諸忠林袒推官唐廷相繼而至於是合謀  
而作之積材庀事輦石陶甍工獻其能民效其力經營締構  
易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六  
尺有奇深倍之廣加於深者六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

深殺於正堂者五之一廣視正堂不及者七之三堂之南面  
儀門五間堂之前東西曹舍十間堂之左右經歷司照磨所  
各爲廳三間戒石有亭豐衍有庫麗譙有樓巍然煥然傑立  
於郡邑之中撫綏乎斯民臨馭乎屬邑瞻仰者莫不於此起  
敬焉是役也始於辛亥八月落成於明年四月相其事者經  
歷樂中信知事饒豸照磨郅禮司其會計董其役者府史王  
悅也功旣告成郡之僚寀又相與謀曰苟得文字以紀成績  
則黃公先事之勤得以表章且俾後之來者相承而勿墜也  
謂郁於余夙昔相契遂遣邑庠生吳偉奉書來告予雖衰老  
嘗備史官姑記之

于氏祠堂記

梁潛

古之有家國者必立廟以祀其先祀之禮因乎其情而著之

文也後世之制有不得爲廟則爲之祠堂焉其禮文亦必倣乎古倣乎古者世雖降而其情不可苟而止也古之祭也有高祖之廟者則曾祖之昆弟無不在焉有曾祖之廟者則祖昆弟無不在焉有祖之廟者則父之昆弟無不在焉今不備其制則爲之龕者四高祖居乎其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又次之古之諸侯其適子之長者世世爲諸侯以奉其祭適子之次爲別子不得禰其父沒而立爲大宗之祖其適子繼之世世相承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有庶子焉則又不敢禰別子沒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親盡主毀則不復相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無庶子則無小宗無適子則無大宗今固無宗法而神主之昭穆遷徙祧毀猶皆本之此焉故繼高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爲元孫繼曾祖之小宗者於其

身爲曾孫繼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爲孫繼禰之小宗者於其身爲子統之以宗而祭有其序故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繼禰之小宗則不祭其祖而先君之子世世爲諸侯者大宗而下又不得祭之焉今之祭法其簡略極矣而非適長不敢祭其父者猶此意也明貴賤別尊卑辨適庶其嚴如此而所以尊其祖者其情無不盡其文無不備也後世宗法之廢而統其宗者在於譜牒焉祭法之失而合其族者在於祠祀焉蓋雖不逮乎古而猶近乎古也舍是不務其渙散分析迷其本源而不知者可勝慨哉廬陵于君孟遜深有見乎此旣嘗修其譜牒矣又因其舊祠易其所壞而新之至於遷祔祧毀之次升降拜跪之儀壘爵籩豆之列亦皆倣之古而不苟孟遜之言曰凡此皆先君遺

訓予守之不敢失也孟遜恐後之不能繼乎今也則增其田若干畝以供祀事創祭器而完之神主之未立者復立之又爲鐘鼓以警其昏夜又恐後之人隳其法而不守也故求予爲之記而以其田與祭器之屬皆刻之碑陰其統宗合族重本尊親之意周且詳如此嗚呼世俗之陋祀其先者類不做乎古簡於情而畧乎其文士大夫之家亦因陋就簡背禮亂法有不可勝言者孟遜獨拳拳講求古人之遺意而盡其心焉此豈獨尊其親而已哉其於風俗非小補也

世節堂記

吉水曾希升之來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修周君孟簡過予因慨然流涕而言曰遭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夭歿曰明輝予曾大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持予先君也三世娶皆周氏

周氏里盛族曾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宮說書志遠先生之子也寡居時年二十七予之母則子敬之子又志遠從子也寡居時年纔二十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曾祖母之歿久矣幸二母康強無恙方將以其事聞於有司以干旌別之典而非二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於世則不孝之罪大矣因以名其堂而求記於先生此二母志也謹介於舅氏以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內教之修自閨門鄉鄙達之邦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蹈禮節以之自防此其教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三代而下內教不行閭巷之女婦無所取式苟有足稱者非其教使然其質之能然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爲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其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無過然則後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哉曾氏之母同出於一門無間於三世蓋又曠世所未嘗見者至欲泯晦不願以聞於時此雖士之明禮義審於輕重內外之分者尤難之也方女教無聞之後而有如三母之行是宜爲之書不獨以著三母將以警勸於世也希升爲人循實其遠祖三聘三鳳當宋季世皆有卓行三鳳當時目爲僞學在呂祖謙三十一人中者也志遠爲東宮說書時其母命之還即日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凜然如此三母之行固有所薰漸而然哉

### 坦端堂記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又寵之以詔公歸築堂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蓋取詔書

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宸翰寶章之輝煌爛然照於蓬葦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位望隆矣而謙卑如未嘗仕然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衆而衆莫爲之異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於下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旣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歿未幾其居敝不治者久之一子又早喪其孫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三  
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蓋距公之歿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守王君伯貞爲大書其額請記於潛潛自童子時嘗拜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慨念公之不可復作也因爲之書以記其堂云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桓與其弟彥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爲里鉅族彥湘之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號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遭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嗣賴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素明義理一

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拜監察御史彈劾奸宄所至爲之凜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以其言爲過者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亦遷徙淪落少有知之者聞孺人之貞節使人慨然念之世家餘韻流波其未泯者尚在於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爲劉氏塾賓爲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太守王君伯貞爲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以求予記閭閻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

節之一事也

蕭氏南薰書院記

泰和東南三十里有溪曰桃源溪之中有石崇曠而夷如砥  
曰石臺蕭氏居溪上盛且數百年矣自國朝初安常處士諸  
昆弟席先世之資而喜與名士遊士往來桃源者益衆時東  
園劉先生子彥以博學篤行館授焉其兄尚書公之老而歸  
也亦時時過之東園公爲名其齋曰南薰書院尚書公大書  
以揭其額於時桃源石臺之間蓋燿然有光耀焉自是教於  
書院者相繼必賢士其子弟嘗受業者曰德顥德嘉德貫德  
資今皆傑然偉出而東園去而仕於時沒已二十餘年矣安  
常之沒亦旣十餘年而子弟之益衆講學之益盛談道德而  
誦詩書者未有過於今之時也此閭里之美事而豈獨蕭氏

之盛哉永樂壬辰春邑士陳公培爲之教公培尚書公外孫  
也於是德顥兄弟念先志之勤篤思東園公之惠顧欲不墜  
其緒因公培屬予記其勅立之始夫自三代之際黨庠術序  
家塾之教遍天下而俊造之士升於王宮國都者必自其鄉  
故居于家而廉恥之道立仕於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  
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耳至於白鹿鷺湖岳麓諸書院雖  
當時大賢自相講學然斯道之振起尤有賴焉今南薰之建  
蕭氏特以教其一家子弟耳而有古人黨塾之遺意又況夫  
尚書公昆弟風聲氣烈之未泯者猶能使人興起而德顥兄  
弟嘗親炙而聞其議論宜其拳拳有不能忘者顧予言之陋  
曷足以永前哲之澤於久遠哉苟宅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  
上於太學赫然而有名於四方則書院不爲徒設矣書以饒于

石俾來者勉焉

重修淨居寺記

惟大雄氏之教自西土入中夏行乎世者蓋千二百年於此矣其爲教以無爲爲宗以慈惠強忍爲道以圓融無染著爲神而又以禍福果報一切之說以警動其徒而引掖之其持已應物之方亦弘且周矣夫自大雄氏之教之行也堯舜文武之道周公仲尼之術導之而弗從禁之而弗止者徒聞大雄氏一言惕然自省畏心生而悔心萌其感應之機亦何其異也豈其說有以動乎其人哉然聰明豪傑之材世未嘗少也習周孔之言而或爲之說以左右之抑獨何哉以彼教之弘且適而左右之以豪傑之說翼之以雄高盛大之言宜乎其昌熾如此也古筠郡城之西有所謂淨居寺者世相傳以

爲唐良价禪師經遊之處宋元豐中蘇欒城與郡守毛公惟瞻嘗往來其中吟咏以取適一時者發郡誌驗之蓋然至今寺之勝大著一郡以此夫蘇黃諸公之在宋也其事業文章非不豪偉一時然信慕佛氏果報之說終身焉不悟抑豈有所見哉元季兵爭寺燬於兵者無遺構大明洪武壬午春郡有吉祥院僧大機者始經營以復之初爲堂若干楹旣又爲大雄殿弘敞壯麗自殿而廡而門而庖寢之所鐘鼓之縣像位之列以次皆具若干年悉復其故大機勤慎而開敏又率其徒力行以遵大雄氏之教戒者故所爲有成功如此予友潛漠來屬予記其事於乎予之言非有能左右乎大機若蘇黃者也而大機亦不待予言左右之也獨念吾徒能服聖賢教成就事功如大機者幾人歟因論述其事以見大機能自

強而有立而吾黨之士或去此而入彼者可惜也

碧落清隱記

太學生瑞陽梅鼎嘗過予旅邸道其鄉彭君文壽隱居之勝而予弟本之教瑞時嘗從家君過之飲酒甚樂因題其所居曰碧落清隱而屬予記之蓋碧落山在郡治之後山之下文壽居也考瑞陽誌碧落山不見於紀載而鳳凰山者適在郡之後豈即所謂碧落山耶山下有李八百洞蘇黃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真修真其中多真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真嘗詣陳圖南及門而返圖南追之不及遇白鹿先生問焉先生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多真女弟明香亦隱於華林山之元秀峯鳳凰岡乃其故宅即今所謂碧落山也其為地雖密邇闐闐然仰而觀之秀朗明麗松

雲竹霧葱翠森茂隱然煙霞之表不出郊坰而得奇勝如此可美也文壽無所慕於時休休然尊德而好禮外物不足累其心故所居之勝益奇然神仙之說荒誕不經君子所不道者獨世之名山大川往往藉其跡以取重於世若碧落山者使無李八百其勝固自可尚也為之記使覽者得其勝不泥其跡可也

南浦橋記

包彥孝

豫章郡城南南浦橋成郡人舒廷彰等所鳩工也來請記之藩郡之建城倚章江江之上游別為支流沿城南陬而匯焉中有三洲民居萃焉自昔方舟為梁以通往來洪武初有司始即舊梁之上流累石為橋而覆以屋名曰廣濟歲既久石泐木腐行者病焉越二十又三載為永樂庚子庭彰等慨然



輯衆力而董之工始於是歲冬十月庚申落成於辛丑春正月八日跌趾固以巨石上架重木而復墁以石屋其上爲間凡十八飾而繪之兩涯建垣而改今名其工可謂難矣其成可謂速矣其完可謂美且固矣其惠利可謂博且大矣當今聖明在上際天極海平平蕩蕩人莫不由義路以臻正道涵育聖化以樂熙雍乃爲歌曰輿梁之成兮民不病涉兮周道之如砥兮固君子之所履兮成其功者迨有仁人之心兮是爲記

逸老堂記

曾 棨

吉水陳君子魯在洪武中以進士拜官行人嘗奉使安南有聲旣還陞翰林檢討之職歲庚辰獲歸故鄉以先廬陞隘乃謀於居之旁近隴頭將改築以爲異時歸休之所經營締構

弗克完美還京師未幾出爲廣東參議尋復以事謫處良鄉歲餘用薦起爲吏部司封主事轉員外郎承命往使西域諸國凡三往累官郎中復除廣東參議遷右參政於是自釋褐授官迨今三紀歷事四朝而年已六十四矣旣蒙恩將歸老於鄉始克治前之居以畢其初志因自念平生宦遊驅馳四方屢使絕域萬里之外今老矣始獲退休於此以就安逸又何其幸耶遂名其所居之堂曰逸老間以其意屬予言記之惟士之生世負學問才能以得效用於時將必夙夜勤勵弗敢少自暇逸以曠厥官及其旣老可以退休則又往往有弗遂其志焉者此其可勝慨哉子魯以科目發身荐躋顯仕敷歷中外扈從兩京以至遠使蠻夷之國獨能弗辱上命皇華之光顯榮終始此豈庸衆之所能及今茲又幸賜歸故鄉葺

其舊廬將以終老於此抑豈非其平昔志願所在而得以遂於今日耶由是不惟有以知朝廷待賢養老之意而于子魯恬淡夷逸之懷優游閒適之趣槩可見矣雖然斯堂也子魯既得逸老於茲非徒以爲一身体暇之計一時誇耀之榮而已將使其後之子孫知其進退以禮世世取以爲法焉則其所以垂休衍慶者蓋未可涯涘也姑爲之記以俟徵於他日云

重建三先生祠記

錢習禮

道之大原本於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至於孔子至於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出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星聚奎天啓文明大賢輩出時

則有若濂溪周先生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道爲已任圖之與書探造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室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迫隘庫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郡至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士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爲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俛力於聖賢之學者歲時必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悠然興高山景行之思惕勵於中退而玩其圖誦其書味其

言存諸心蘊之而爲德行見之而爲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於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釣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爲記俾刻石而寘諸祠間以爲爾諸生觀省之助云

臨江府重修儒學記

熊 槩

臨江爲江右大郡郡有文宣王廟舊矣宋景祐三年始徙於郡治之東負城而近俯大江倚平阜珠宮禪刹映帶左右山水之奇勝誠他郡所未有也慶曆紹興間郡守張著始建學舍以爲師生講肄之所景定庚申燬於兵郡守史有之江萬頃相繼修葺設儀門戟門廊廡又飾先聖賢像於其中規模闕偉當時江萬里歐陽守道皆嘗爲之記咸淳己巳史有之

又建明德堂於大成殿之左信國文公爲書三大字至今猶存歷歲滋久風雨傾圮元至治三年嘗修之洪武初又修之宣德改元又嘗修之歲庚戌余友中書舍人胡灝海澄自禁近出教是郡首謁先聖顧瞻上下徘徊太息以爲是學一郡之觀瞻今隘而且敝若此何以昭崇仰而作新士類乎遂與訓導黎德修魯元告之太守朱得同知易武鐸通判楊迪僉曰是役長民者之責也遂各捐已俸命郡人徐克等庀工鳩材首新明德堂次及廊廡學舍悉皆撤其舊而更新之前後東西學舍凡八間用人之工萬有餘木植之費二萬有奇凡丹堊金碧之屬亦萬有奇經始於是年二月告成於次年八月深廣堅壯輝煌錦耀視舊益增而新焉嗟夫學校之設蓋以明人倫厚風化豈直育才之地而已哉然人倫所以明風

化所以厚其本則仁義禮智其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其文則易詩書禮樂春秋而教之之術在先收其放心養  
其德性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之淪於肌膚浹於骨髓體立  
用行之功著而成已成物之效彰是學數爲風化之原也豈  
近小哉海澄之爲教於緩急先後之序輕重大小之倫施之  
皆當其宜其用心可謂勤且慤矣臨江素稱詩禮之鄉衣冠  
文物甲於他郡若昔之劉貢父孔文仲兄弟清修雅節文章  
事業輝映後先至今天下後世以爲重也士之生於是遊於  
是者可不思所以自勵歟他日立朝則思爲名臣出而臨民  
則思爲良吏俾休聲美譽與鄉之先達蔚乎相望庶幾臨江  
之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而海澄之所以拳拳於是舉者爲不  
虛也學之興廢豈小補哉

### 仰高堂記

匡廬山山之最勝者其孤高峭拔扶輿磅礴之氣鍾而爲人  
物者代不乏人晉之陶淵明宋之劉凝之父子其風節文學  
凌厲千古足以振頽波而敦薄俗百世之下聞其風者尚能  
興起況生是邦挹餘光而仰末照者乎友人余先生正安廬  
山人也自少負奇氣慨然以陶劉二公之文節自勵永樂甲  
申歌鹿鳴而來與天下士爭衡一舉而擢甲科時太宗文皇  
帝入正大統之初勵精圖治拳拳以興起斯文爲任特選二  
十八人讀書中祕以上應列宿先生其一也先生年最長學  
最博洽聞強記超出人表即授以翰林修撰扈從兩京日備  
顧問繼而陞秩侍講修太祖太宗實錄數被眷遇有白金文  
綺楮幣之賜居禁近者二十有餘年遭遇之隆近時所未有

也今上皇帝繼統優禮臣下之恩尤無以加凡在廷之臣老而疾者弗任以政賜之歸休田里優游泉石以佚之恩至渥也先生時年六十餘歲聞命即浩然賦歸於是士大夫咸曰先生進退以禮行藏合宜無懷祿苟安之誚有遺榮養恬之樂先生歸迺於郡城壯節亭之近香爐峯下買田百畝構屋數椽遠追陶劉之遺近挹五老之秀以仰高名其堂其取義廣且周也且不鄙索予言以記之余聞昔淵明不能爲五斗米折腰賦歸去來辭退老潯陽之上凝之在當時數以事屈在勢者遂辭官穎上歸隱廬山之下二公之高風逸節凜乎不可拔也視捨其富貴如棄塵垢耳載諸簡策至今昭焯如前日事先生生乎二公之鄉一旦致政還家俯仰山林昔之高風若增而長矣昔之逸節若增而高矣昔之匡廬五老亦若增而勝矣或曰先生當明良會合千載一際視二公所遇之時誠有不同也雖然時有不同其歸而高尚宴息仰而觀山俯而聽泉得隱居求志之樂遂行義達道之願其志又豈有不同哉宜乎先生以仰高顏其堂也余也叨祿於朝久矣於時無所裨益然恥進取而樂恬退其志似有同於先生將欲誅茅文水之上而老焉尊酒扁舟歲時往來於仰高之堂以與先生講道論德披襟譚心此願未知可遂否也

臨江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周忱

國朝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一華夏臨御之初首詔天下正百神祀典凡嶽鎮海瀆悉去前代濫封之號忠臣烈士以當時爵位爲稱獨先師孔子依歷代尊崇之典王爵如故蓋以其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祖述百王垂憲萬世其

西江志 卷一百六十三  
功用之大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古今而不可易故也由是以  
來自京師達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學而學必有廟以崇祀事  
列聖相承丕績成憲勵精圖治恢廣文學作新士類治化之  
盛超軼往古臨江府先聖廟學在郡城西南大江之澚始作  
於宋景定庚申丞相江公萬里爲之記重修於元至正乙酉  
邵庵虞公爲之記至國朝宣德之初則距創造之始幾二百  
年棟撓級夷而丹堊漫漶矣今參政朱公得時爲郡守以興  
修爲己任廟堂門廡齋庖次舍旣皆易其朽腐植其偃仆煥  
然更新而退庵金文靖公復爲文以記之朱公九載政成考  
績於天官屬邑之民無少長咸不忍其去上章乞留者數千  
入朝廷知其賢特陞公爲江西右參政仍掌府事公旣復來  
自慶以爲得終其惠於臨江之民益以學校之教爲先勸督  
之暇顧瞻大成殿歷歲旣久且昔之材具非良不足以稱大  
郡之觀欲撤而新之時則同知蘇君適通判鄧君誠知事趙  
君淳照磨王君儉等力贊其果相與捐俸廩會經費市材木  
於湖湘間工出於僦力出於傭旣成而民不知勞經始於正  
統八年三月越明年二月訖工高廣悉增於舊像設具備輪  
奩加美赫然改觀公躬率逢掖舍奠告虔乃命教授王員以  
書抵京師屬予記其成

樂耕亭記

廬陵劉君仲戡作亭於居旁田間日至其上麾子姓督僮僕  
治田畝名之曰樂耕貽書其兄仲戡求文爲記仲戡與予皆  
留中祕以其書示予而笑曰異哉吾弟之名亭也四民之業  
惟農爲艱耒耜畚鍤之勞形水旱螟螣之嬰憂奚以樂爲雖

然耕則吾弟所不免自吾遊鄉校來京師家政不理者十年矣凡四時之祭祀闔室之衣食子姓之婚姻廬舍器用之修姍戚閭里之問以及吾旅遊之資糧屝屨皆取給於吾弟蓋不得不耕以給之吾意其將勞勩而有歎息之聲顧乃以樂名亭不亦異乎仲戡聞而語人曰吾固樂於耕矣今聞吾兄言樂復甚焉夫吾之田畝鱗次舉在目前當春雨霑足之時俶載南畝播厥百穀登斯亭也督僮奴於鋤犁見婦子之來饁已樂矣至於載耘載耔去稂去莠登斯亭也復見夫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葵菽可烹而苴茶可茹又豈不樂哉及夫百穀登場盈庾溢倉於是攜牲與醴以享方社田租而與賓客醉於斯亭則其樂融融矣由是觀之四時之間無日而不樂獨有時而不樂者以吾兄單遊遠寓有江湖之險有王事之

勞而吾獨安於家也今吾兄乃不自恤其險且勞而以吾之樂爲恤是吾兄能安於所遇吾之樂豈不於是而益甚矣乎予聞而歎曰賢哉仲戡賢哉仲戡非是兄無以知其弟之賢非是弟無以成其兄之善劉氏之慶將未有涯也昔蘇文忠公作眉州遠景樓記謂其農夫合偶以相助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至於今想其下漏鳴鼓之樂者且莫不歆慕况仲戡樂耕於此又能篤兄弟之誼拳拳不忘習俗之美又有過於眉州者焉吾知斯亭可與遠景樓齊名於天下無疑矣

### 仁厚里記

古者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至漢則以五十家爲里里者止也言五十家所居止之地也然而里必有名名必有義君子取其美而去其惡焉故曾子不遊勝母墨子不入朝歌皆

惡其名之不美也若夫鳴珂爲張嘉貞之里孝悌爲趙清獻所居是又因人而得名者吾里在吉水西北同水鄉舊名皈宗莫詳所始亦莫明其義茲因休致而歸謀於里之人更其名曰仁厚里焉夫所謂仁厚者爲父必率義以齊其家爲母必躬慈以訓其內兄友乎弟弟恭乎兄子必孝於親孫必順乎祖夫婦有別而男女無瀆尊卑有序而交友克信爲學必務乎詩書治生必勤於農圃貧窮患難有相恤之恩婚姻死喪有相周之義衆不暴於寡富不吝乎貧盜賊以息爭訟不興賦役無逋負之愆歲時有往還之樂室家胥慶而和氣雍容必如是然後足以稱乎仁厚之名苟有一之反乎是則必至於乖爭凌犯而入於澆薄之俗矣吾之所以更斯名者欲與同里之士各相勉焉以成仁厚之風而戒夫澆薄之俗也

慈訓堂記

其或不幸而有輕佻險狠之人出於其間行不義以壞吾里俗使之望茲里門顧名思實庶幾惕然有愧于其心亦將思所以自改而復歸於仁厚焉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凡在同里各宜勉之

紫陽朱夫子作小學書著立教之篇始以太任胎教爲言次舉孟母三徙擇鄰之事然後及過庭之訓其意蓋謂人之德性必資於幼成故以母教爲先也顏氏家訓曰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戒不如傅婢之指揮傅婢且猶若此況於母氏而賢者乎明爭顯論於長大之日不若潛移默養於幼穉之時然則人子之成才有係於慈母之教者尚矣爲人子者豈可忘慈母之訓乎彼有嚴父以教於長成之日者且猶服膺



慈訓而不敢忘況乎早失所怙自幼至長咸有賴于慈母之教是安可得而忘之哉此金川毛大儀慈訓堂之所以作也毛氏本吉水望族宋孝子詢神童君卿皆其先之聞人大儀之曾祖自任始徙新淦之疇陂簪纓詩禮不墜世緒大儀喪其父時與其弟顯泰俱尚幼沖其母素孺人守共姜之節辛勤教育今皆底於成立故揭斯堂以示不忘間來北京介其表叔工部右侍郎羅公汝敬求予爲之記夫大儀之母太孺人守節於盛年克篤義方以教其子可謂賢母矣而大儀兄弟善承其母之教克自樹立以無愧乎先德亦豈不謂之賢子哉雖然大儀昆仲未可以自足尚當勉其所未至焉經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大儀勉之此子與汝敬之所望也

孝子亭記

周敘

人子之於親當無往而不盡乎誠也生則養以適其歡沒則葬祭以致其寧此其常也脫有不幸捐軀隕命所不暇顧是皆出乎天理民彝之真夫豈可以僞爲哉吉水李孝子隋大業中人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出踰里輒返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十旬衣不解帶旣歿未葬比舍失火火驟至遂慟哭伏棺而死事載縣志其墓在學宮之旁墓之前有亭廢興不一國朝洪武初知州李侯恒甫新之前進士陳公宗舜爲之記宣德間知州柯侯暹復新之歲久碑殘缺今武昌劉侯釗來知縣事旣除治其墓修其亭慨石刻不存乃屬記於余惟吾邑以忠孝聞天下有宋時楊忠襄公邦乂以通判建康被執死楊文節公萬里以權臣專國不食死與歐

陽文忠公俱列祠于學宮夫孝百行之本而忠由之以推也  
方忠襄城陷罵賊不屈卒斃白刃其愛國之誠與孝子伏棺  
罹烈焰愛親之誠何如哉蓋當是時知有君親而不知有其  
身知綱常大義之不可泯而不知白刃烈焰之爲可畏非天  
性純懿而所學所養有素者能之耶吾知二君易地則皆然  
矣孝子名不顯於史傳獨以墓故猶使人觀感興慕若此豈  
非人心之天亘宇宙而長存者歟由是言之孝子以孝倡於  
八百餘年之前文忠忠襄文節以忠繼於四百餘年之後俾  
吾邑縉紳士至今家服詩書而人尚節義者豈無由然哉因  
記斯亭遂并及之以爲臣子勸夫激勵風化以淑人心縣令  
之職也劉侯視政之初而致意於斯其亦知所本矣是皆不  
可以不書

### 萬安曾氏祠堂記

報本追遠禮之大節也三代以降祀事上下有定制士君子  
欲申其情於尊祖者或拘而不敢爲其勢可以申其情者又  
或怠而不及爲論者病之近代朱子定爲祠堂之制士大夫  
家得通祀高曾祖考四世之親於是孝子順孫之情始達凡  
有力者皆得爲之而人不以爲非江南鉅宗舊族尤多而人  
不以爲僭蓋通祀四世之親者以禮以恩也其間或推本始  
遷之祖旁及繼承之顯者以情以義也惟不越乎情昧乎義  
而後禮之大節可得焉此君子所以慎而不敢忽也吾吉萬  
安曾氏爲邑望族相傳爲邨國之裔子孫由漢以來轉徙不  
一至光州團練使延之四世贄刺建康棄官居泰和破溪其  
孫章遷上漢里又六世至舜明舜言俱仕宋舜明武功大夫

徙今萬安崑崙舜言朝請大夫仍居上漢舜明之孫曰亨甫居汶溪曰吉甫其子君憲徙龍溪君憲生長鄉長卿生文舉文舉生敬叔以明經任陽春教官敬叔生雲英元季舉義保障鄉里其孫孟學魯學孟學之子時望魯學之子時勉俱克紹先緒則龍溪之派也亨甫之後數傳至履晉履晉生信學信學生仲璉益大其門則汶溪之派也二族聚居伊邇豐裕蕃盛赫然相輝顧念皆先世慶澤之遺以有今日而追遠之典未舉於是循朱子家禮擇地建祠合二族之子孫致歲時烝嘗之薦其意厚矣時望比以出穀佐官資賑卹朝廷賜勅旌爲義民來謝恩闕下介進士周君鐸求予爲記將垂示永久余惟曾氏之系遠矣其祠之或祀與否義之所在禮不敢加也若夫奠獻之際衣冠萃止登降有儀儼乎祖考之存恪乎精誠之格粲乎禮度之可嘉匪惟二族子弟有所觀法鄉之人士聞而見之者莫不興其孝敬之心矣其於敦本始美風化豈小補之哉遂不辭而爲之書

西江志卷第一百六十三



